

4-40/P

黔滇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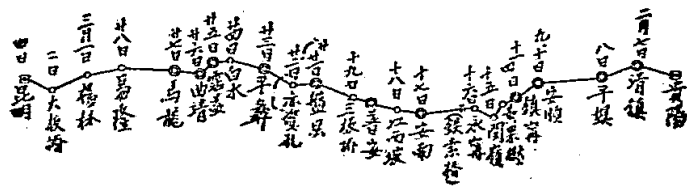
李霖燦著

8.97

3

大公報館出版部發行

西 南 站 總 陽 貴 七 三 日 月 年	從 貴 陽 到 昆 明 征 途 三 千 里 食 宿 十 八 站	西 南 站 明 昆 四 三 日 月 年
---	---------------------------------------	--



三十年一月十七日入市購

MG
K 928.97
1/3

目 錄

黔 滇 道 上

黔滇道上.....(1)
麗江隨筆.....(61)
大理瀟碧溪.....(74)
洗馬澹.....(85)
古宗族藝術之初步考察.....(109)



3 1764 5396

黔滇道上

李霖燦

大火中由貴陽出發

二十八年二月三號起，貴陽舉行防空演習三天，『也許明天日本就要來轟炸我們了』的標語，貼了滿街。

四號早晨，貴陽例外的有一個晴朗的天氣，未見得是好預兆；警報聲響，大家心想也許是演習。却明明有大隊重轟炸機的隆隆聲，四山上的高射砲都怒吼起來了。望着市中心區幾股沖天的濃烟，使地下的太陽光都變成紅色，每一個人身上也都蒙了一層紅色，由黑烟中伸出可怕的火苗——日本果然趁着我們在作防空演習的時間來轟炸我們！

貴陽最繁華的大十字一帶全毀了，火在向四面延燒，四面八方的人都跑向新城的銅像台來，曠野場一堆堆的人，一堆堆

黔 滇 道 上

的箱櫃，每一堆就表示這是一個「家」。

一個老太婆在哀哀地哭，旁邊那個青年人緊閉了嘴唇，眼睛紅紅的看著躺在地下的老人，滿都是血，直挺挺的躺在那裏，臉上蒙了一塊布——這是一個「家」。

母親拉着兩個小孩子茫茫然在站着，大一點的小孩拉着母親向前走，不懂事的小弟弟固執的把母親向後拉，一隻小手指着一片火光的大十字那裏：『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裏也有一個「家」！

草地上糞電桿邊寂寞地躺着一個小娃娃，黃臘般的肚皮上赫然是機槍子彈穿過的洞，是他母親把他由轟炸中，火燒中，擠扎中搶出來的，一直到這裏才看出她抱了那麼長久的。原來是一個死了的小娃娃，母親雖然走了，小娃娃躺在這裏——這原來也是一個「家」。

抗戰不久，我們便開始由杭州走向後方，沿途都是在轟炸中度過，但是看到的以這一次為最慘。到清鎮的一路上都在想，應該在這麼炸成了的瓦礫場上來一個隆重的閱兵，或者給這斷了的牆頭上都寫上『我們會再建設起來』的字樣。

四號的轟炸起火，因貴陽水原缺乏，六號還有殘火在角落

黔 漢 道 上

裏熊熊地燒。七號我們由給火燒焦了的斷牆殘垣中的瓦礫上走過，和許多受難的同胞默默地離開貴陽，向前進發。

平壩附近的石林景色

景色是要以圖畫表現的，我們願意徒步的原因，有一半就在可以多畫一點畫。在到清鎮的路上，便看到上面蒿芝塘邊的石林怪狀，這只是一個關頭。



比自己來畫還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山水雲烟變化，這天然的畫本，在下雲關一帶從特殊的石林和拔地奇峰，達到「神品」的境界。

可以這樣比仿，假如說我們由沅陵到貴陽，一路上看的是

黔 滇 道 上

米家山水，那無疑的，這一帶的景色却是石壽上人的山水冊頁。
○老實說，在未看到下雲關這一帶景色之前，對這位大作家的真實性，還多少有點懷疑呢。

我未曾到過桂林，但是我理想中的桂林，正是這樣。○奇峰異巒都轟然的拔地而起，有的石骨嶙峋，瘦得可怕，有的蒼翠翠連，戴了一頂綠絨帽子。○若把這些突起山峰當做小孤山看，那再好也沒有了，平鋪的田疇，正是一片陸海。



山靈還覺得不足，再邀雲霧來裝扮，於是咫尺之間，層層疊疊的分出那麼合宜的濃淡，誰能用出這麼好的墨色？

假如把雲霧當做天，那這一羣奇峰，便個個是頂天立地的好漢，下面是一望無際的紅土地，黃色的蔓草，沿着向遠處爬過去，野鵲野鴉，一羣一羣飛上去，飛下來，這是一個大手筆才能表現的異景。

由貴陽過清鎮平壩，這一帶公路本就不好，又加上泥濘，

黔 滇 道 上

更覺難走。然而奇景如畫，好像自己忽然身在桂林江邊，便也不覺怎麼辛苦。於九號下午，就到達這次行程中最大的城市安順。

安 順

由平壩起，我開始和徐霞客先生一道走，一部徐霞客遊記



霞客先生遺像

黔 滇 道 上

是我最好的一位無言的朋友。所認為遺憾的，只是這位朋友當日所取的路徑，和現在的有些不同，不能仔細參證。然而，在行進中，吃茶休息的時候翻看兩頁，便覺得很是個味。到安順的當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會走過頭鋪，更覺得彼此親切得很。假如可能的話，我很想把他走的路線，和現在我們走的路線來作圖比一較下。



安順城有一個很好看的外表，街道整整齊齊的，全是用大小石塊砌成，市面也很繁華，在貴州省有經濟上的貴陽之稱。城外滿是極肥沃的泥土，一望無際的菜蔬麥苗，指示出他的富庶。我相信，假如不是貴陽遭這次慘炸，安順城中恐怕難嗅到一點戰時的氣味。

現在不同了，我們到安順的當天晚上，縣黨部便在講防空，街上也滿是防空的標語。不過奇怪的是，安順的當局防空辦法倒很奇怪，不放警，而要人民看天色自動出外躲避。於是安

順便幾乎等於每天在警報中。

研究苗夷的人，時常以安順為中心。安順的夷苗的確是多在城廂附近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在外區，每每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很樂觀的，這裏的苗人漢人彼此之間的情感很好，不再像鐘遠施秉那一帶那樣相互猜忌。因為全是務農的關係，除了苗人保守一點特殊的習俗和服裝外，一切都在向漢化的途中邁進——就是服裝，也曾有一度被征服過。

七七事變

以前，楊森氏的軍隊駐紮安順。因為他在滇邊一帶，看到英國人深入當地的夷苗間，收到很大的效果，深有感觸，便由他二十軍的政訓處



黔 滇 道 上

辦了三個「中華小學」，專意收容夷苗子弟，一切用具服裝，都由校方供給，一時夷苗子弟都來入學，那些以奇特艷麗著稱的苗家女郎，也脫下自己原來服裝，換上了漢裝。

夷漢通婚的問題，我們非常注意。楊森氏也曾有一種獎勵的條例，夷人和漢人結婚，每一邊都賞洋一百元。所可惜者，抗戰一起，楊氏軍隊他調，這獎勵條例便停止了。中華小學由縣政府建設科接辦，因經濟力量關係，也不再供給服裝。

提高夷苗文化，是一件很緊要的工作，尤其是關於通婚問題，政府該有一個統一的獎勵條例。

苗人應該是自由戀愛的始祖，他們的婚姻，完全不用父母媒妁來幫忙，只全靠各人自己的真才實學——唱歌的本領。

在趕場的場上，在田野中，男苗看中了一個女的，便開始唱歌。這是全世界的定律，當然是以歌頌對方的美麗開始。女的這時雖然是不理會他，但是她也是在細細的聽，要由歌辭旋律中，看出對方的一切。男的再唱下去，訴說出自己慕愛之深意。這時候，女的背向對方，總是先給他碰一個壁。然而她開口了，不過，唱的總是『你不要糾纏不已，我要我的哥哥來打你，』這一類拒絕的歌辭。假如她真的不高興對方，恐怕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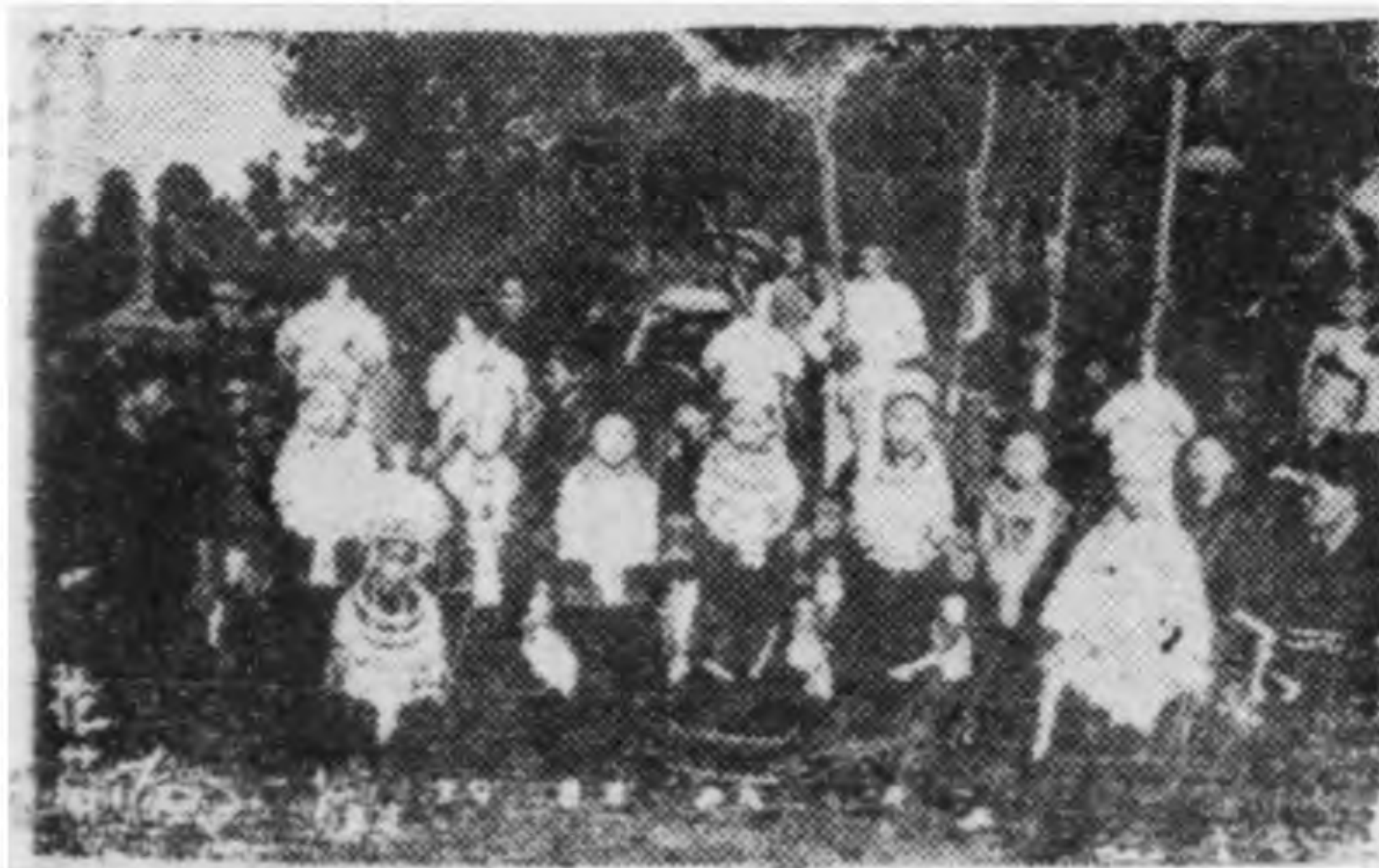
有回答。男的便再固執地繼續唱下去，假如歌辭巧妙，果然能動了對方的心，女的回答也跟着來了。兩個人的距離便越來越近，最後，便坐在一起，一唱一答，每每把家中的幾條狗幾隻牛都唱了出來。聽說女的每每以問題難倒對方，大有蘇小妹三難秦少游的情味。不過，這從頭到尾，都是歌唱的。試問全世界那裏有比這更音樂性的，詩意的戀愛！



家長里短都用歌唱完了，雙方都認為滿意，大約就可以去

度蜜月了

。不過，一直要到生了小孩子，女的才回到男苗家去『



黔 滇 道 上

坐家』。

關於禁烟問題我們也注意，貴州真正不種鴉片，還是一兩年內的事。平壩一帶，在公路上有很大的橫木牌坊，寫着『違禁種烟即處死刑』的大字，使人觸目驚心。在安順，知道自二十七年十月已將所謂『售吸室』關閉；現在因保甲制度漸趨完善，才算是真的不種鴉片。從前西南週覽團來的時候，當局用的是一種遮眼法，將週覽團經過一眼所及的地方的鴉片，統統割去，使他們看不見；假如有一位團員走小路，或爬過一個山頭，便可以看見山後仍是『芙蓉花開』的世界。

鴉片原是貴州的主要出產，是經濟源泉之一，禁烟後，貴州更窮了；當局為補救計，正在設法勸他們改種雜糧，如山芋，抱穀（玉蜀黍）之類。這當然沒有種鴉片來得利厚，但是，我們希望貴州的同胞，為全體着想，忍痛吃幾年苦，重新建立一個良好正常的經濟基礎。

理想的一日行程

——十二日由鎮甯至黃菓樹——

『安順的牌坊，鎮甯的城牆，』都是有名的。鎮寧的城牆

全用大塊青石砌成，確是壯觀；房頂都是用大塊石板壘鋪而成，街道也是石板。映着陽光，在街上行走，很有大雪中耀得人眼發花的感覺。

鎮甯除了有這好看的外表以外，主要的他還擁有兩

個妙絕人寰的洞天：雙明洞，和火牛洞。



雙明洞是很早就有名的。在徐霞客遊記上我早已認識他了。但是，我們事前缺少探問，洞門鎖着，鑰匙在路局，不能進去，很對徐霞客不起，只好在洞外面畫了一張畫，以補償這個缺陷。

雙明洞看不到，我們並不遺憾，因為火牛洞太好——有沒

有看過這洞天的朋友，無論如何，請都要來看一下。我擔保不會使你有一點點失望！

火牛洞的得名很平常，只要解釋火牛兩個字就夠了。火牛就是黃牛。因為他和水牛有對比的關係，此地人都把黃牛叫做火牛。這裏陽光太烈，夏天人家都把火牛趕到這洞中去避暑，洞名就由此得來。也許吧：由此得漸漸看出這洞天的妙處，到西南週覽團過鎮寧時，又大加修飾一番，才有一點聲名露出來；現在還正在開拓中。

火牛洞有一個頂難看的外表，在我所看的許多洞中，火牛洞的洞口是頂頂「退票」的一個。矮得非低頭鑽不進去，而且他還一再故意為難呢：天門坎很不好



走，鬼門關在後面又攔路，我這樣瘦的人，都非得低着頭側着身子才能擠過。然而，請不要着急，只要過得鬼門關，那還有什麼困難能擋你呢？於是，洞神也被你征服了，便把真是鬼門關後面才有的奇景，都拿出來給你看——請「喝采」吧！



雄偉壯麗，應該推洞中大十字一帶的通天石柱。難得的是，他那麼大，却一點不粗糙，那麼細膩的，耐煩的，給他一層層一疊疊加上垂穗流蘇；柱中間一定浸潤着水，不然，那裏會這樣發出玉石的光澤？大是大極了，至少有兩三個人合抱那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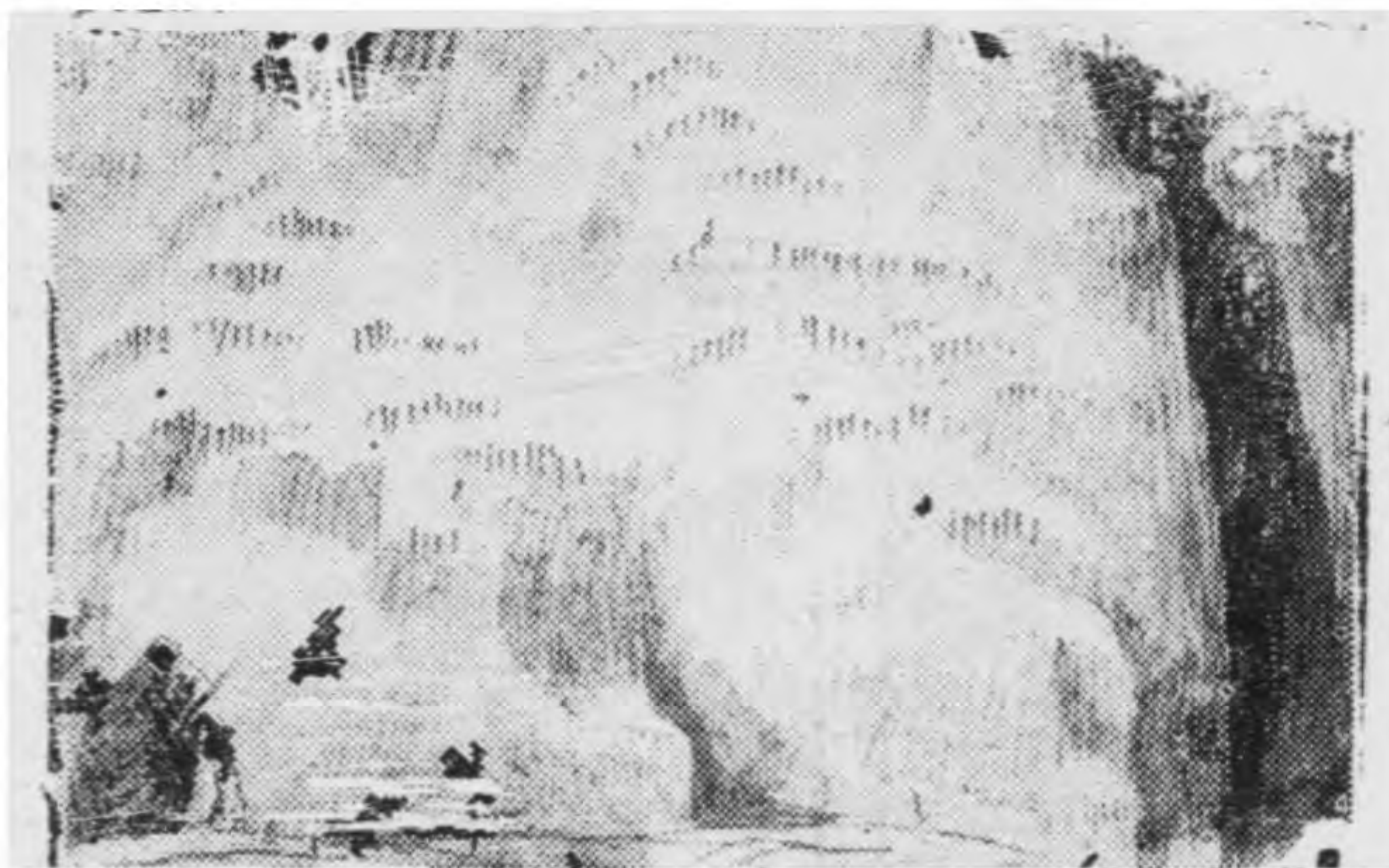
粗細；頂天立地站在那裏，兩支裝油火把的光亮，只能照到二十丈高的樣子。然而，這全是由鐘乳凝成的。寶圓塔，在隱約

黔 嶺 道 上

中仍然升上去，那一定是接到黑暗中，不知道好高的洞頂上去了。四周拱圍他的小柱子，都像新年我們放的梨花爆竹那樣光怪離奇。在這裏，一點都用不到說，這像什菩薩，這像什麼動物，那一類淺薄的近似比喻。幾十根柱子，各以人間沒有的姿勢，挺立在我們面前。

嚮導雖然告訴我們一些青獅，白象，猴兒扮裝，童子拜觀音等名稱，然而這些橫看嶺，側成峯的變幻石柱，是萬難被一個常是與佛教有關的名稱凝固了的，還是隨我們臨時的感覺，領會我們的對象吧！到過雁蕩的人，都會記得大龍湫邊那個大剪，但是刀峯，正看着是一把要剪白雲的大剪，一轉身間，一面吃飽了風的大帆，在青天碧海中要疾馳飛去，變成一帆峯了——火牛洞中的鐘乳石柱，比剪刀峯更多變化！

更奇妙變幻的要數「傘竹林」。火牛洞以他的天然竹林，傲視人間一切洞天。再也不會有誤會，明明是一面文與可親手畫成的雪竹大屏，橫着有十丈闊，高也差不多，由火把光亮所及的高處，一派雪白的岩漿，如銀絲般一絲絲一縷縷的垂掛下來，應該是原來岩石橫脈凸起的關係；這岩漿越流過去，留下許多尖長的空隙，就變成一簇簇的竹葉。是被白雪壓倒了的垂



葉；隨着石脈漿流的無定，雪竹的各種姿勢，都神采飛逸的畫出來；這一枝婉轉得多麼有致？被雪壓倒了的一枝又橫臥在這裏了！另外一枝不服白雪壓迫，由於彈性，把雪震了下來，你看他昂然震雪的姿態！風在吹，一片片的竹葉都在動呢！我們似乎聽到風吹竹葉在颯颯作響。嚮導高舉着火把，照在這如白沙糖似的岩漿上，一個一個光點閃來閃去，雪也正在竹林中一片一片地飄落下去。

驚心動魄的是這洞裏的回聲：站在頭道陰潭邊。我們的嚮導時常發出似鷹鳥銳聲的怪叫，洞恰好像一個石函，下面又是一潭止水，你聽那聲音真的在空中飛過去，劃得空氣都在作響

黔 滇 道 上

；可以聽到一條長箭飛到前面的石壁上了，又折回來了，於是，四面的聲音都合攏來了，比原來的聲音還大，得四五分鐘才能恢復了洞的安靜；漸漸又聽到洞中的水，各處在徑下很響亮的滴了。

我一塊大的石頭。丟下陰潭裏去，像夏天萬山間的悶雷。不過雷聲是四散開去，在遠處隱隱作響，這裏即全洞是一個大共鳴器，水的波動與空氣的振動，都覺察得出。

這在這頭道陰潭的一邊，嚮導告訴我們：上面有石鑼，石鼓。我們要他上去敲，他要錢。這那是敲石鼓？簡直變成敲竹槓了『好吧，有什麼難爬，我陪你上去！』這樣，嚮導才沒有話講。由岩頂垂及地的大鐘乳石片，一排排的立在那裏，彼此之間，都凌空隔離，於是敲打起來，真的全火牛洞都在動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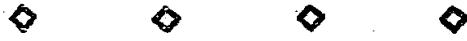
誰有好的歌喉？請來試一試這洞中的回聲。

洞中共有三道陰潭，有人曾費了十八斤半牛油燭，在洞中走了兩天兩夜。洞還正在開闢中，鬼門關，也有很新的斧鑿痕；過鬼門關，就是可容四馬並馳的大路，地下有石灰畫的進出標記。

火牛洞看後，像是一個「夢」。也只有夢中，我們才會有

黔 滇 道 上

這樣的幻影。然而，火牛洞竟然把「夢」真的擺在我們面前，使我們的心胸，忽然醒悟，豁然開朗，啊，原來真的可以有這種情理俱無的境界！我們心靈由這啓示上得到一種「自由」。看一次火牛洞，就等於讀了幾部人世奇書。



黃菓樹離鎮甯只三十華里。由火牛洞出來，我們於當天下午，又坐在犀牛潭邊，飽看這全國聞名的大瀑布了。

坐在黃菓樹瀑布下吃着黃菓（橙子），我們再沒有話好講。望着由上面滾瀾下來的瀑水，潔白得無法比喻。雪，也許有這樣的白，但是，那裏有這樣流動婉轉？銀，也許有這樣的白。



，但，那裏有這種神采飄逸？你看，他是一絲絲，一絮絮，那
麼雍容大雅的慢慢滾下來！



誰能表現出他潭水的「綠」
和瀑布的「白」？尤其是他水中
倒影的「潔」？什麼『飽看銀
河落九天』『白水如棉』

等詩句，都未能傳出他
的真神味。黃菓樹是
要以妙手的圖畫來表
現的！然而，我疑心
世界顏料還沒有這樣
的「白」。我們經過
的時候，是冬天，白
水河正是水量頂小的

季節，然而，已經够欣賞讚歎的了！假如夏天水大呢——那真
有點不可設想！聽本地人講，夏天馬路上都終日在細雨濃霧中
，瀑布的聲音，幾里外就可以聽到。這些，我沒有親自體驗過
，然而，我却看到對面山上有一所破廟離開有一里多路，那是

觀水亭舊址。看水要在一里開外去看，也可以想見這瀑布的氣勢了。

黃菓樹並不出「黃菓」，然而有一個黃菓的故事。有一棵生在半崖的黃菓樹，給一個商人看出是一件寶物，於是和樹主訂約，要把這樹上的黃菓留長一百天；這樹主只留了九十九天便打了下來。商人來使用這些寶物了，



這黃菓會吸水的，拋下去，犀牛潭的水馬上乾了，有許多寶物都露了出來；商人正要下去拿，忽然水又漲了起來，因為黃菓沒有長够一百天。

假如時間准許的話，白水河上面還有兩個小瀑布，在公路上就可以望得到。雖然不大，也大可盤桓一下。白水河的白，是名副其實的。

我們決定在黃菓樹停一天，好仔細的去看看他那如棉如絮的銀霧是那樣的從容不迫的飄下來，落在碧綠的深潭中，却會生出那麼大的吼聲，睡在床上，還聽到這犀牛潭的深夜濤聲。

黔 漢 道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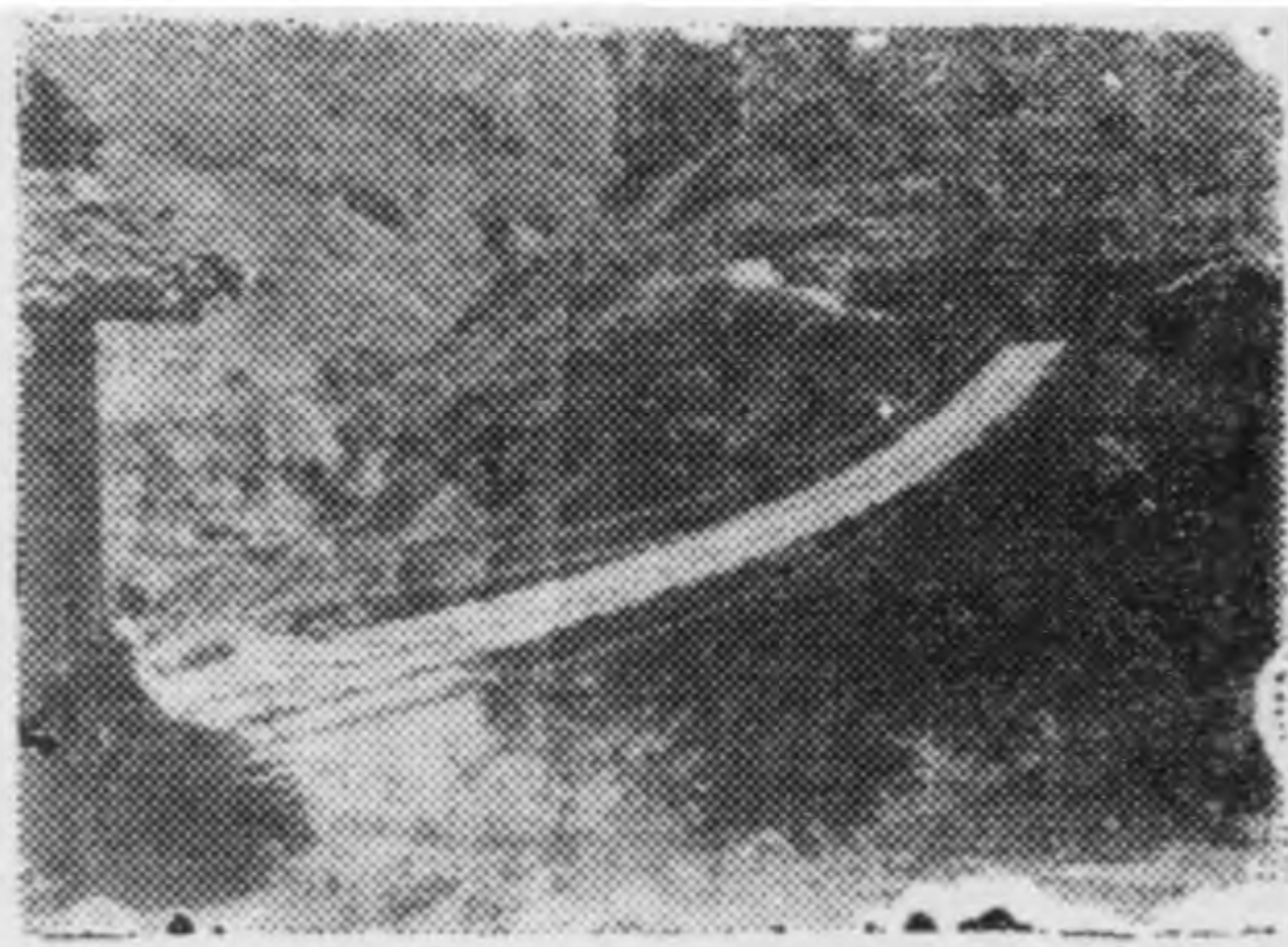
在風景中，以洞和瀑布最富變化，所以也最爲我所愛。在這一天中，（十二號）我欣賞到了最好的火牛洞天，和最大的白河瀑布。

關索嶺的形勝

雖然我們不懂軍事，但也同樣的看到關索嶺的雄偉。如屏風一般的一列高山，和隔河的紅岩山遙遙相對，一條水在中間流過去，唯一的孔道是有名的灞陵橋；公路由紅岩山麓盤幾個大灣，才落到灞陵橋上，過橋後不再能用這種盤旋方法上關嶺，便只好沿着這長的關嶺坡，在山脚下繞了一個三十多里的灣才爬上去。從前在盤山，說人可以和汽車來比賽，那不過是一個笑話，這裏却一點都不含糊。本地方人告訴我們說，他們和汽車同時由關嶺場開動，人常是比汽車早到灞陵橋——這是可能的，由關索嶺垂直下灞陵橋，只有五華里。

這還是一列屏山中最低的一個凹口呢。站在紅岩，看得到一條石板小路，曲折地盤上去。凹口中有一個青色的廟宇——關索廟，似乎是『有何難哉』。我們自信，汽車是因為太筆直了，沒有辦法，對於我們，那還不是一爬就爬上去了？

到身臨其境時只好承認，這五里高坡，實在比三十里平路利害。那怕是濃霧夾着細雨，每一個人頭上也都冒着白烟，也不知道在雨中休息了幾次；這那裏是爬山？簡直是「上天梯」！至少一個半鐘頭，才看到舊日的城牆和關口。



站在關上看，灞陵橋在脚底，一條流水深谷就是天然濠溝，雲在對面紅岩上飛。

那邊是鷄公背，

那邊就是有名的大坡頂。每次貴州有內亂，這紅岩關嶺，總是雙方對峙的陣。到過貴陽，都會記得銅像台上那個周西成氏的大頭銅像吧？周本人的雄心大志和八尺之軀，就毀在大坡頂上。

雖然關素這個人有沒有還是個問題，但關索嶺是屹然站立在那裏，到貴州，到雲南，再沒有方法不受他的節制。

在關索廟前的匾樓上，寫着，「滇黔鎖鑰」四個大字。

盤江鐵索橋

關嶺過來，西望一片是山，重重疊疊，一直到貴州邊境還不肯停止；自關嶺以後，便完全是山地行軍了，山既高，人口也稀少，站口也大了，是全程中最難走的一段。

十六號泥濘中到了永寧。城並不大，但旅館不少。因為由貴陽開車，第一晚就是睡在這裏。由關嶺到永寧，我們走來完全是「盤山」味道。

已經看到點廢曆年的趣味。我們由黃菓樹過來，一路都逢「場」。在黃菓樹的場很熱鬧，夷苗很多，我們除了畫了不少速寫外，還會聽到難得的他們的情歌；過關索嶺到永寧人就少了，原因是，已迫近新年，人家都不願意出來，「場」上有賣鞭爆和年畫的。

十七號由永寧趕到安南，創了一個新紀錄——這一天走了五十公里。

本來是打算只走三十公里的，所以起來得並不早。背起行李，在大霧中走了一段路，天氣忽清朗，深山霧開，有了陽光，好像是有了眼睛，走起路來也帶勁兒。走過一個新紀錄的長坡，我們走小路下去，等和公路再會的時候，公路上公里數一

盤 江 道 上

下子長了個「七」○——這是有名的盤龍江坡，和公路會合的地方，就是盤江鐵橋○

下坡後，就看到一道濁流在山峽中奔騰轉滾——盤江○山谷中很鬱熱，因為兩邊山高，空氣都不大流通，所以這裏的坡大和瘴氣厲害是同樣聞名的○

我們並沒有看到渴望很久的鐵索橋！現在的鐵橋就佔了鐵索橋的位置，爲什麼不留下來作一種古蹟呢？在古代，對付這盤江也許很困難，現在，比盤江鐵橋大的工程不知道有多少，又何苦一定要把一個新式鐵橋修在鐵索橋的位置上？

橋東面有曾養甫氏所書的「盤江鐵索橋」大字，不然，我們還以爲鐵索橋在另一個地方呢，兩邊的碑記很多，大都是稱讚鐵索橋，什麼『雲裏金鰲』・『峻嶺不飛天外雁，怒濤時吼地中雷○』等等，所謂夾岸的彫樓・畫閣・石獅子，是一點也看不到了，只剩下一個關於鐵索橋的神話，這神話是：

灞陵橋，是兩位兄妹神道比賽修的，以鷄鳴爲期，妹妹要把灞陵橋修好，哥哥把盤江橋修好○在哥哥的原意，也是要修一個石橋的；但是，這位小妹妹很佻皮，自己把灞陵橋修好後，便跑到山上學鷄叫；哥哥這時候還在和



盤 嶺 道 上

其他仙人下棋，從山中抽出來的石板，已有十多丈了，然而，覺得來不及，便用手抓下山上的茅草搓成繩，從江兩邊擺來擺去，結果就成這有名的鐵索橋。

不但如此呢，本地的人還說，在要動工修這座鐵橋的時候，有八個叫化子來討錢；修鐵橋的人不給他們，於是他們說：『好，你們看吧！』結果，本來好好的鐵索橋，一下子從中間整整齊齊的斷了，淹死了五六十個人；鐵練沉在盤江中也拿不出來！結果，我們連看一看這鐵索的福氣也沒有了！當然啦，他們說這八個叫化子是八仙。

真的和八仙有關係呢！在橋西邊就有一個鐵拐李的石刻像，說是最靈驗。初一看，我還以為是瘟神或雷公；再看，才知道是這位風流鐵岩的仙人。像是給他們用雞血雞毛塗得滿身滿臉，不但樣子不大雅觀，而且腥臭難擋！像這樣，不靈驗也罷了，靈驗了豈非自討苦吃？

在西岸看了看鐵橋和盤江，便開始向上爬坡。天晴了，行李重得很；又是向上爬，不久，便一個一個的自動休息，脫一件衣服，歇了幾歇，才算上得了盤龍江坡。坐在山頂上，看一看東面的萬山重疊，高與天齊，自己也不相信我們竟是從那裏

黔 滇 道 上

飛過來的。

在新舖遇到和我們從永寧一道出發的「滑竿」，他們說，當天還趕到安南。這，給我們一個啓示：原來一天就能到安南。路上，東西既貴又難買。涼水營實在不能住宿，便硬創了個五十公里的紀錄，趕到安南大吃其黃菓。這一站路，在由貴陽入昆明全程十八站中公認是最「老虎」（厲害的土譯音）的。

在疲倦的旅程後，有一個店主東。因為，過年近了，有豐富的飯菜，老闆留我們一天過年，還答應我們殺雞；但，我們趕路心急，只心領了他的好意，於十八號晚上，仍然照計畫趕到江西坡。

江西坡過年

永寧，安南，普安，盤縣，這三站路在往昆明的十八站中是最「老虎」的。我們由永寧過盤龍江坡到安南，得到教訓，使我們決定把由安南至盤縣破站分作三天走，第一天住江西坡。

沿途的江西籍人很多，有一種「獨家」他們也自稱是江西來的。江西坡地名的來源，也是因為這個。他們都說，自己是調北征南（漢武年間）由江西調徵來的，一直到現在，他們還

黔 滇 道 上

裏人要擺架子，表示自己是老資格時，便把雙手背在背後，因為，當初是網羅了來的，那時候誰肯自動的來這不毛之地？

江西坡原來有五百多戶，經過紅軍大火後，現在只賸有幾千戶人家，客棧也找不到，我們由駐這裏的橋梁工程處給我們介紹到一位姓楊的大戶那裏。這已成爲規矩了，每有什麼重要的客人，都由他家招待。我們因工程處介紹，居然也是交通部的人物。

要聲明的，我們這幾個客人來得實在有點「不速」！人家都要過年在祭神了，我們闖進來，實在冒昧！幸虧，這一帶河跑都很有好客的古風——在除夕，也留我們住下來。

像我們這樣常在外面奔波的人，舊曆新年在記憶中已經褪色得非常模糊了，那不過是一些家庭觀念及童年回憶在作祟。家庭，從沒有給我好印象，回憶又何必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所以，儘管他們在貼門聯，放爆竹，敬祖宗，敬土地，我們還只在打算明天要過普安，後天就可以到盤縣了。

就在這個時候，祭神都祭過了，我們注意到那一羣駝郵包的人馬。他們是和我們同時來到江西坡的，楊家的蠟燭都點亮了，他們却默默他背上郵包，趕着馬上山去了——那是向普安。

黔 滇 道 上

去的方向。但是，可憐的是，不但普安三十里趕不到，就是後面那個大嶺也過不得去，聽說有七八里高呢——然而，這一隊人馬竟然在暮色四合中，向前出發了。

這個理由，我們到晚上才明白。楊先生在這裏是大戶，便邀當地的軍事長官某排長來家中過年，於是，我們便和楊家的老婆婆，小妹妹，在一個矮桌上用飯。這一頓飯，不但很豐富，而且還有一個可愛的名稱，叫做「團圓飯」。在除夕，你只要在誰家吃了這團圓飯，便和這一家是自己人了。這樣也不錯，假使全國都這樣實行的話，那也不會「每逢佳節倍思親」了！我們開始先覺到很安慰，然而，意外的，跟着就來了「牽掛」。

那一隊郵包人馬，正是要避去這牽掛，才黑夜又上了大嶺。鄉下人有規矩：吃過團圓飯，便得遵守他們的迷信，『今年初一諸事不宜，初二才好出行』。我們既和他們一同過除夕，那裏，明天初一也就不好出發，只好關在他家中一天——也有一個名稱叫「關年」。

這一羣愛好自由的郵包人馬，不能忍受這牽掛的束縛，寧願在暮色蒼茫中趕上坡去，在那裏露天睡一夜，明天就可以有

黔 滇 道 上

——自由的新年，好一早再向普安進發。

我們吃過團圓飯後，才知這個原因，便對這些郵包人馬格外懷念起來。我們原是和他們一道走的，我爲什麼不和他們一同在曠野去露宿一夜？今天晚上的星光是這樣燦爛，明天又有一個自由的早晨！

和我們在一道吃飯的那位排長，再三囑咐我們：『這裏人迷信很深，你們還是在這裏休息玩一天吧，這關係他們一整家一整年的運氣呢！』

我們當然也不能說這是迷信等等一派的大道理，那在這種環境中，說那種話是有點兒不近人情！好吧，十九號這一天，是註定必須在江西坡了；然而，這兒有什麼好玩呢？怪不得叫「關年」，這關一天在我們真會等於關一年呢！

除夕，他們整夜不睡，在「守歲」；我們既已死心停在這裏，便也有意加入他們的守歲集團。然而，他們守歲的方法是吃鴉片和打麻雀，這就難了，我們既不會吃烟，又不敢和他們打牌，只好以旅途困倦爲藉口，向他們告了一個罪，悄悄地爬到樓上去睡了！在我們睡下的時候，已經聽到麻雀牌在響了，我們既然明天不能走路，便決定睡着長期抵抗。

黔 滇 道 上

楊先生的戰略和我們的差不多，不過更為澈底，夜裏吃一夜鴉片打一夜牌，天亮便去睡覺，這一覺，就是一整天！這裏有一個作用，大年初就在夢中和周公打交道去了，再不會和人家有什麼是非爭執——這真是稀奇的過年法，然而，全江西坡的人都在作這同樣的打算呢。



一夜裏聽到麻雀牌聲，也會想到家，終於睡着了，……爆竹聲和遠近的鷄聲告訴我們，新年揭幕了，但我們仍是固守陣地，不肯起來。

正在長期抵抗中，意外的，老闆娘來催我們起身吃早飯，這一頓早飯，使我們覺得再不能關在江西坡了！他們因為「關年」，只有四樣素菜，我們所能吃的呢，只有一樣炒黃豆。

假使這一天吃三頓炒豆，那對我們是太「飢荒」了！大家決定要擺脫這「和尚飯」世界，心中想，就是他們不准，我們也是要走了。

問一聲老婆婆：『這關年是怎樣的一個規矩，是不是連我們關在裏頭？』

這才真的是意外，也不知道老婆婆是看出我們去志已決，

黔 滇 道 上

還是其他原因，她很清朝的回答我們——那聲音很中聽：

關年的規矩是這樣：『原來是走着的，還繼續向前走，原來停着的，就得停着關一天年……』

我們幾個人相互看了一眼，心照不宣，便順手牽羊的向老婆婆告辭。我們原是走着來的，現在仍走着過去！我們不是以交通部人員的資格來借宿麼？現在的藉口？『公事要緊』。

楊先生這時候還在夢中，我們當然不去辭行，免得彼此有所爭執。和老闆娘說了聲：『新年發財』，便向普安進發。在門口，遇到那位排長，他向我們笑了笑：『真的新年就要走麼？』我們不敢多回答他，便不容他問，自動的和他唱聲『Good-bye』，揚長而去。在爬上背後大嶺的時候，我們看到崖邊有鍋灶的遺跡，這是那一隊愛自由的郵包人馬昨夜留下來的。——在十九號當天晚上，我們又和他們一同住宿在普安過去一點的三板橋。

聽說今年大年初一不宜出行？我們在過普安的時候，多麼興的，就看到三大卡車的男女同學！

盤縣碧雲洞

由關嶺起，完全是在萬山中前進。這一帶人口本來稀少，又恰逢是新年，但見零零落落的小屋門，貼着新的門聯年畫，却很少看到人；每一站間的距離很遠，景色是好，但每每來不及畫，不過，在萬山重疊中，只靜靜的聽到三個人的腳步聲，也別有風趣！雖然有點寂寞，但新年，却給我們放心膽大前進的保證——土匪也回家去過新年了。

二十號下午趕到黔西唯一大縣（一等縣）的盤縣。這是貴州境內最後的一縣，我們決定在這裏停頓一天。

盤縣相當地富庶，於是，便滿是新年的氣象。滿街小孩子穿着新衣服，放花爆，路兩邊都是新年小吃攤子，大人們很悠閒；有盤縣師範畫的兩張彩色宣傳畫，每次我們從那裏走過，總是看見許多人圍在那裏看。我們看到宣傳畫能得到這許多常川觀眾，這還是第一次。於是，我們便想在盤縣的城門上，給他們兩張大壁畫再走。然而，時間不允許。在這裏，遇到李撲翼先生，告訴我們這已經是我們學校最後的一部車子了。我們買了一點盤縣有名的全料糕，託李先生帶回去，送我們的朋友。

→ 自己仍然決定二十二號出發。

盤縣人對繪畫很有興趣，從街兩邊窗戶上，你就可以看到滿是梅蘭竹石的小冊頁，字也仿臨鐘鼎。我們旅館的老闆，見我們是國立藝專來的，便讓我們住在他的花園內，還拿出紙，要我們給他畫，結果，由長白給他畫了一點，才了了這段公案。

二十一號留在盤縣看碧雲洞。

貴州的洞天，那無疑的是全國第一，既且多好。碧雲洞是我們看到的最後一個洞——也使人滿意。

碧雲洞在城外三里，本地人大都叫做「水洞」，這使我們想起在辰谿田灣那裏有一個「水洞」。可見這不是一個專名辭，因為兩個洞是有水流進去，所以都叫水洞，大約都是指明洞中流水的事實而言。辰谿那個洞，應該請那二個大手筆來賜個名，不然，埋沒在那裏很可惜！這個洞原有「碧雲」的名稱，大約是由溪水青碧，鐘乳下垂如雲而得來的。褚民誼率西南週覽團來玩洞時，又把這水洞改為「清溪洞」。他根據徐霞客遊記說，碧雲是指上面的乾洞，所以必須給水洞一個命名。也許是誤會吧？恰好徐霞客遊記在手邊，好像說，碧雲就是水洞；

黔 滇 道 上

還說，洞口有碧雲洞天的巨壇。可惜，現在看不到了，不然倒很可以拿來做一參證；而且，由徐霞客遊記上，知道雲南有一個洞，已經佔據「清溪」為他的洞名。

水洞的入口很低，但是極深，一望無際的下垂鐘乳，延伸到深黑的去處；水聲很大，向洞中流進去，聽說有十八個灘，最後和一條什麼「冷風河」(?)相合流；從沒人走通過，西

南週覽團在這裏面走了一天，也是由原路回來。

我們找到一位小朋友來做嚮導，他領我們由徐霞客可望不可及的「天窗」下到洞中去。這和水洞進口是相隔不多遠，然而，是轉了一個灣，也可以隱隱看到水在閃閃地流，但聲音如雷吼的一樣。有下去的路，很危險，迎着這天窗，就是一個鐘



乳石柱，本地人說是斷了一次，現在又自己接起來，名叫什麼

「石寶天子」(?)。

再下去，就是一塊怪石。

在削直的土石混合的坡上，往下爬又是一塊岩石，像是和合二仙。

假如是在通都大邑的附近，我相信，每一塊岩石都會有好事者給他起上有意思的名字，然而，在這裏，當然沒人來做這種事情！其實也用不到做。

由天窗中爬下去，落在一個大廳中。都是從來所沒有見過的奇石，有的像菌傘，有的像古代戰士的盔甲，刀槍箭戟，也都森森然立在那裏；對河，是一個石棺材……

在洞中聽到水的吼聲更大了！漸漸看出綠油油的流水和白得發光的浪花。水由我們旁邊過去，似乎要把我們帶進那黝黑的岩峽中去，和四周的岩



石一比，我們渺小得可憐，就是竭力用聲音來喊，一點回聲都沒有，似乎聲音裝不滿的廣的洞天。

這洞的感覺是：「怕」。怪不得那位作嚮導的小朋友不肯

盤 漢 道 上

下來，說是害怕，而且告訴我們，沒有二三千個人呼嘯着一同進去，從來沒有人敢下洞。那時，我們不相信，便告訴他，我們雖然只有三個，却足足的抵得三十個；然而，小朋友笑了笑，依然不敢下來；等我們站在洞底，看看透天光的圓口，立着一個小小黑影子向我們招手，似乎他在呼喚，然而，聲音聽不到，因為上下太深，這時候才覺得有點『無憑依』起來！拍了一張照片趕快爬出來。

由天窗口爬出來，再向有廟宇的乾洞上看。裏面住着很髒的道士，但三間架在懸崖上的大客廳却很好。而且很清幽，擺設也很清楚；由洞中掘出的天然石花盆更妙，坐在那裏，很捨不得走。想我田雯他們的碧雲洞記，找不到，却看到送子觀音門前那一副白話對聯很有趣：

『我本一片婆心，送個孩兒給你。

爾須多行善事，積些陰德與他。』

不但合題，而且把你我他三身都用上去了。

看洞回來，在盤縣買些明天走路的東西。在這時間才遇到李朴園先生，他也是明天一早就要走。天色是晚得很，然而，這是看碧雲洞的最後機會。李先生說：『不要遲疑，莫放過這

「難得機會！」

洞仍然巍巍然在張着大口，不過夜裏水的吼聲更大了。我們站在天窗中往下看的時候，吼聲如雷如潮的沖出來，只覺得陣陣冷風，由洞中吹出來；一串鈴聲，連續的由洞中傳出一道閃光，在外面還有，霞光的天空中轉了一轉——一隻很大的蝙蝠，叫着又飛回洞中去了。

我站在洞邊，指着那邊有流水聲傳來的黑暗處，告訴李先生那是我們白日下去玩的地方；拿手電照一照，光太弱了，什麼也看不到。李先生向前走了兩步，用手扶着岩石說：『咱們回去吧，這已經看得很够了……』

在用電筒照着路回去的時候，李先生告訴我：『洞中黑得可怕，水聲又那麼大，……剛才我差一點給掉下洞去。』

亦資孔——貴州的最後一站

我們這次步行，至沒有真的看到湘西那些「打游擊」的弟兄，但是却差不多每一天都在「鬧土匪」的恐懼中度過；尤其是盤縣到平彝這八十一公里，很遠就聽到說不平靜。兩省交界的地方，時常有這狀況，我們當然特別小心。二十二號告別了

親切的盤縣向亦資孔進發，又是個五十公里，那當然走小路。在過海子鋪時，桃花李花開得滿山都是，未曾看到雲南先看到了春天。問一問，離亦資孔很近了，便大玩起來，結果，最後那二十里好荒涼！我們還走了三四里黑路，三個人靠在一起，生怕再跳出一兩位草莽英雄來。最後隱隱聽到軍號的聲音，好安慰啊！既代表亦資孔到了，又代表安全。在貴州的最後一站路，給我們證明這句俗話：

『貴州裏，不論理，一天只走七十里，還要累死你。』

深夜趕到區公所，石先生晉卿給了我們最好的款待。石先生好交朋友的至情，使我們很銘感。他邀了本地紳士，保安隊長，壯丁隊長，來陪我們吃飯，於是，我們就很方便的，知道本地的一切情況。

亦資孔大約有二三百戶人家，原是一個公縣，路旁不少歌頌分縣長的德政碑。原來這裏很繁華，紅軍經過時，受了不少的損失，到現在才成了這個樣子，然而，在滇黔邊境，無疑的，牠還是一個駐兵防守的重鎮；在區公所牆上，還看到臨大步行團留下的片字。

很高興的是，保安中隊長劉先生告訴我們，到平彝路上很

安全的消息。由負責人口中說出的消息，當然是靠得住；然而，却又跟着告訴我們，平彝到曲靖這一帶，時常鬧事。我們一路都是這樣走過的，不過真也有點擔心。擔心的是，雲南的土匪太「膽小」——先打死人，然後才敢搶東西！

鴉片在這裏是不種了，夷漢的情感也很好，提高夷人文化水準很急切，但並不容易見功。夷人，就是大部分漢人，也都不願意送小孩來讀書。

由亦資孔到平彝只有五十里，過勝境關後，便入雲南境內。石先生二十三號留我到上午十二點才放我們走，我們大家拍了一張像，以作紀念。



滇 黔 勝 境

接近雲南邊境，我們再不耽心天氣。二十三號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正午十二點謝過了石先生，向勝境關前進。

三十五里到滇黔勝境，這是黔滇兩省的分界處，有有名的大牌坊，很多人在這裏照像以作紀念。本地人講，這是一件靈

蹟，牌坊上的草，東方向貴州境內傾倒，西邊的草向雲南境內傾斜；同是一個牌坊，東方是青色的長滿綠苔，西邊是黃色的滿是灰土！原因是，貴州多雨，雲南多風，這牌坊是天然分界處，真的能分得這麼科學麼？怎麼在我看來，一點都看不出，反而旁邊那個關帝行宮門上的一副對聯，倒很合我的意思：

咫尺辨陰晴，足見人情真冷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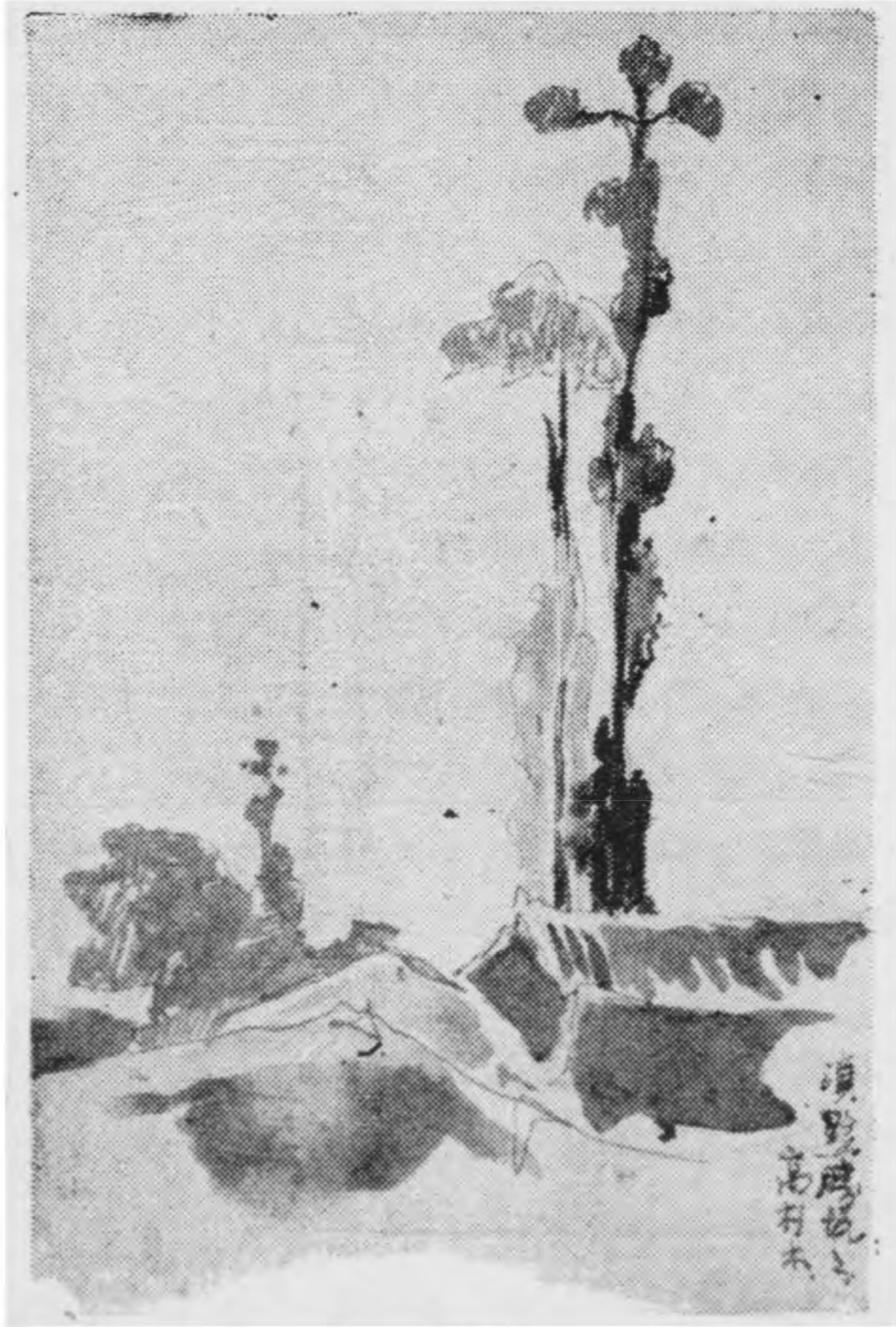
滇黔原唇齒，何須省界太分明？

有名的鬻琴碑，就現存在這關帝行宮裏，爲兩個道士作吃飯門道，已經有殘缺了，也應該收回來由公家保存。

看過了鬻琴碑，二十三號的下午六時，我們到達雲南境內的第一縣——平彝。



黔 滇 道 上



黔 滇 道 上

跨過了貴州邊境，便試給貴州省一個總結算：

由貴州東邊的王屏縣起，到這西邊的盤縣，都有我們步行隊腳跡。我們橫貫貴州全省的步行，首先便改正了我們一個極錯誤的想像：在原先，我總覺得貴州是貧瘠之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使我们想到，貴州滿是「不毛」的荒山。

真正在貴州走過一踏的人，才會覺得驚訝——啊！貴州原來是這麼一個蘊藏豐富的資源地！

假如以礦產爲兩，今日之貴州上面有詳細的調查，準會使每一個讀者都吃驚！我們對這是外行，不能說清楚，然而，一路行來，有許多地方，我們只要走一遍，草鞋便變成黑色，——這是暴露在地面上的「煤」；在許多人家，我們看到他們在屋子邊就有一個「自然的煤坑」，要用的時候，拿鏟子去鏟兩下便得了；每家都有用煤的地火爐，時常看到一個人進山去，便立刻帶來了兩籃黑煤；開公路闢開了煤層，弄得這一段公路都變成黑色，這是露在地面的煤！再用機器挖得深一點，應該更好一點，應該還有煤油，……假如在貴州修一條鐵路，那首先，煤是足敷應用的，甚至於可以運到外省去——我們很高

黔 滇 道 上

興，最近貴州要修起鐵路來了。

東部自鎮遠起到湖南邊境，西邊關嶺起到雲南邊境，山地較多，然而，待開墾的土地仍然隨處皆是。許多在北方一定會給農人辛苦耕耘的田地，貴州人還來不及去管他。抗戰中大部難民向西南來，貴州是可以由他們來開發的——氣候的炎熱，保證可以有良好的收穫。

和「地無三里平」同樣著名的，俗語是「人無三分情」，這也是未見正確的，我們一路行來，看到不少的親切面龐。

貴州的人——我們很親切的遠方兄弟，有一顆真誠的心，和樸實的面孔，唯一使我們說他們無情的，是他們言語中缺少「修辭」。他們沒有一張會說客氣話的嘴！

因為多山的關係，也有山地人的口直心快，初進貴州的人，總會覺得貴州人說話好生硬也難聽，都是嚴重短促的「訓斥」，然而，請不要注意他不舒服的「語氣」，在這下面，實在是一顆充滿好意的心。

一位貴州的朋友告訴我：貴州的人不知道「客氣」。這是事實，因為我們在鄉村走過的時候，給他們也說過些客氣的話，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木然表情。

黔 漢 道 上

在板橋住宿的時候，一夜，我們都說：『這老闆好冷！簡直有點可怕！』然而次日早晨起來，他默默地跟我們走了好多路，最後，在一個叉路口，他才發言了——原來他是專意送我們到這裏來指示路途的。

假如你肯原諒鄉下人的不會客氣，那一切都會變了樣子！山地人很有好客的古風呢！以他們有一顆真誠的心來作立腳點，那，這一部分遠方的兄弟，原是很親切可愛的。

關於習俗方面，我們在貴州境中，恰巧經過一個新年，大部分都和中原差不多。如守歲・吃素・關年（在北方不准小孩子哭，不准有爭執，這一帶不過要變本加厲起來）等，尤其是年畫。因為我們祇看到漢人，而這些漢人又大部分是明朝調北征南時調來的（以江西籍居多），當然就相差不多了。

文化方面，苗人是需要長時期專門考察的，漢人方面當然也是和中原一個系統。不過，假如紅岩碑不是偽造，那還不是如我們想的「由明朝開始」，這兒的文化是相當早的。而且關嶺一帶，像紅岩碑的遺跡很有幾處——如永寧留節洞。

貴州因為石灰岩的關係，在風景上有着最多也最好的洞天：我們僅僅沿着公路走來，便看到諸葛・牢珠・蓮花・華嚴・

黔 滇 道 上

貴牛·雙明·碧雲。這其中隨便那一個搬到交通方便像杭州這種的地方，應該國界也遮不住他的聲名！然而，他們是被湮沒在這裏好久了！欣幸的這次抗戰，會把貴州洞天發現，傳播出去。

最後是貴州的兩個特殊問題——鴉片問題和苗夷問題。

禁種鴉片，因當局的雷厲風行，的確收到良好的效果。前幾年來貴州的人都這樣說，全貴州那時是一片烏烟瘴氣；時間不過三年，現在便是個嶄新的面目。雖然我們也還聽到，盤縣某一山區，仗地勢險阻，仍有違禁栽種的事，然而，大部分是完全沒有罌粟花的蹤跡了。這，同時是表示出保甲制度已很快的走上健全的大道，和從前祇割公路兩邊以遮飾西南週覽團時，是完全不同了。隨着禁種鴉片而來的問題是，貴州人民暫時的更苦了，加上人口西南遷移，食糧漲價，這一部分同胞陷在水深火熱中。當然，貴州人士亦應該咬緊牙關來重新建一個正常的經濟基礎，政府方面，亦應該多方予以扶助才好。

附在這裏的是，貴州的輔幣問題。貴州的幣制，還沒有雲南複雜，但輔幣却很困難。有些地方用當十銅元的，有用當二十的，貴陽一帶又用當五十文的；一角法幣的兌價，有作銅元

黔 滇 道 上

十個的，十一個的，十二，十三，十五個的，很不方便。而且，銅元的數目不敷周轉。這裏，增發輔幣，使趨統一，是急切的需要。關於法幣，鄉下人只通用中央（他們稱爲老中央），中國農民（他們稱爲紅票），中國銀行的，他們稱爲麻票，不大肯用，交通銀行的就更差。這，須要把國家銀行的意思，設法告訴他們，或者多設兌換所。

苗夷問題，是貴州特殊問題之一。

鎮遠附近，第一次看到「苗漢合作」的標語，這是我們走入苗區的開始；一直到走過勝境關，還是在苗區中行走。貴州原是世界研究苗人的中心——尤其是安順。

依貴州人的辦法：黔東一帶是苗人多，以施秉鎮遠爲中心；黔西一帶夷人漸多，以安順爲中心。然而，世界上關於苗人的著作，都把苗夷統統看作一族，以「苗」爲他們的總名稱。

關於他們的服裝，及有關藝術方面的材料，我預備專意在後方寫一篇文字來敘述，現在所說的，是沿途得來的概括觀感：

苗人給我們的印象是可愛。固然他們文化水準太低，然而這是我們的責任；他們也許是太不講衛生，然而這是他們的環境

黔 漢 道 上

及物質條件的關係。除此以外，我們再沒有什麼可以批評他們了。

他們身體健壯，敏捷，男子都有猴子般快捷的身手；「夷家婆娘」的「勤快」，更是有名。

他們還保有原始的天真，誠實，對政府法令澈底奉行（參看後文值得介紹的一支保路隊），決沒有狡猾虛偽敷衍等文明惡習。勇敢當然更是他們的特色。

在黔東一帶，因漢人對他們太歧視，而且狡猾地欺負他們，於是，苗漢的感情太不好，所以重安江一帶苗匪在作亂。這是很痛心的事！在那裏，急需要做的工作是雙管齊下：消除漢人對苗人的歧視，和提高苗人的文化。（參看諸葛洞後記）。

黔西一帶，情況較為樂觀。大部分苗人已漢化，漢人對他們並不卑視，這大概是楊森軍長和從前安順的章專員他們努力結果。提高夷苗文化，由教育着手，已有雛形的中華小學的設立。

苗漢通婚也許是一個總辦法。抗戰起，建設西南聲中，使我們注意這一部分同胞，彼此通婚，既使界限消滅，又可以產生一種新典型的民族。我們很高興的近來時常聽到苗漢通婚的

好消息。而且中央對這問題也很注意。抗戰後，我相信這問題可有滿意的答覆。

（附：兵役問題我們也很注意，然而很不樂觀：『貴州人吃苦耐勞，尤其因四周多山的關係，身體都極輕健，最善於爬山，在訓練後很可以成爲標準軍人。』雖然貴州也有不少土匪，其實貴州人的膽子是非常小的，現在因事先準備不充分，立即實行徵兵制度，於是人人視當兵爲畏途。沿途各鄉區負責人，都覺得兵役問題很棘手。壯丁事前知道被抽中，每每逃之夭夭，就是捉住了他，也要想法子跑，十個壯丁難得有一半送到指定的地點。聽說在□□省□□縣，竟因此激出民變，人民入山爲匪，還搗出一個『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一不當兵，二不出捐』的旗幟，簡直使人哭笑不得——真的，一切都要看人民教育的基礎。不過近來聽說漸漸上軌道了。）

平彝到霑益途中

平彝是入雲南省第一個遇到的縣份，還看得過去。因是汽車宿站，旅館不少，中國旅行社也在這裏設有招待所，我們在

黔 滇 道 上

這裏又遇到很多同學。

二十四號早晨由平彝向曲靖前進。這裏又分作大路小路，小路一百十里是走「弓絃」，大路沿公路宿泉，過霑益，一百四五十里是走「弓背」。公路較為安全，我們寧願多走一點路。

這一天完全在山中走，想像中過平彝後就是一望平原，一條公路在綠麥黃花中一直伸到天邊，那完全不是這回事。山中正荒涼得可觀呢！我們祇看到一批行人，是由霑益背白菜到平彝賣的（在霑益用六毫錢的本錢到平彝可買到三塊多錢，共四天路程）。他們看到我們在路邊休息，曾遲疑了許久，才敢在我們面前走過。我們呢？心中也在害怕。

入雲南境，風，開始向我們示威，到白水不過六十里路，然而風大，到休息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到吃力。不過在這裏吃到了很好吃的荸薺和白菜，已經有點是山上走向平地的趨勢了。

白水到霑益不過四十五里，路也很荒涼。我們到霑益，天還早得很，便滿街亂跑一陣，收集了一點年畫。

生活程度開始便宜起來。在平彝以上，我們每天都得一元

黔 滇 道 上

，在露宿兩餐一宿，大洋三角五，合新票（富滇新銀行）是七角，雖然折合舊滇幣那就是三元五角整。這裏的人，都很老實，一切都不大說「謊頭」，不過窮苦得也真可觀！女人還很多纏足的，患大頸症的人很多，尤其是女人；鄉下苦更甚，幾乎連乞丐都不如，怪不得這一帶路上不安靜。也許是我們奇特的服裝保護了我們，在一路上並沒有看到「土匪」朋友。

記赴曲途中的一個小女孩

出露宿走了沒五六里路，我們覺察出後面有一個小女孩在「跟蹤」我們。

雖然路已漸入平地，低低的山坡不再是盜匪的叢藪。然而，老闆告訴我們說一禮拜前，這往府裏（曲靖）的路上還出過非法事件。我們不能不小心，而且小孩子作偵探，格外不會爲人注意。——也許她會到一個適當的地方，突然拿出一個口笛之類來吹一聲，便把我們送到那一般綠林豪傑的手中！

她樣子很猷，不像是可以擔負這伶俐的使命。那也難說，我們在一個草地上休息，她也停在一邊不走了；我們故意停得很久，看着她並沒有動身的意思，我們突然以快動作出發——

黔 滇 道 上

她像在夢中吃了一驚，又跟着我們來了。走快一點看，這小女孩在後面喘着氣趕，她的目的物明明是我們。

我們再不能忍耐，等她走攏來，以六隻最厲害的眼睛盯着她，她茫茫然無所表情，在我們旁邊站住了。一陣硬性軟性的詰問，她沒有回答，祇舉起頭慘然地望着我們。

『你到底是要到哪裏去？』我們放棄了走路，包圍着審問她。

○

『我，我上府裏（曲靖）……』

問她到曲靖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有熟人親戚麼？沒有。知道路麼？知道！

『那你為什麼老是跟着我們跑？』我們自覺問得有點太聲色俱厲，恐怕她要怕得哭起來了。

不，她慘然地一笑，像是從夢中找回了一點意識。她臉上青白地虛腫着全無一點血色，她這一笑，也是全無一點血色。

『我……你們在我家店中買紙……！』原來是這麼一位關係，她是在我們買年畫那店中認識我們的。

這不是全部的回答。『你為什麼要到曲靖去？又沒有親親，怎麼吃飯呢？』

黔 滇 道 上

我們問得她有點害怕，便戰抖抖的在口袋摸了一陣，慢慢地頗自負地吐出——『我有兩毫錢！』

這更是問題了：『那你爲什麼不在露盆，却跟着我們跑？』

小女孩低下了頭，慢慢地茫茫地在訴說：

『他們要打我……我怕……○』

在這時候，我們有一點明白了。她應該是受了家中的虐待，便茫然地有心向其他的地方跑，用不正當手段弄來的兩毫錢，在她以爲是用不完的大數目；我們又偏偏被她看成了一些了不得的人物。

我們這時候也想不出辦法，然而，却知道這樣一個小女孩到府裏，也不很妥當；頂可能的好結果，也不過在公安局內看到她！於是便告訴她沒有飯吃的可怕。

她一半由於本性，一半由於她有兩毫錢（也許是祇合國幣一角）的巨大財產，便十分固執地在堅持。

回露盆去，也許不致於挨餓吧？雖然棍子在等着她。

我們用幾乎是威脅的態度，要她回轉露盆，她向回去的路上看了一眼，——搖了一搖頭，又固執地站在那裏。

我們是不能不走了，把她一個人丟在路邊。走了好遠，看

黔 滇 道 上

到她還呆立在那裏；再看看，她又向我們這麼走來了！然而，她沒有追上我們，因為後來我們看到她站在大道中央，呆了一會，她那小黑影漸漸縮小，似乎是孤獨地回霑益去了。

當天晚上，我們住在曲靖城中一位很好的老闆家裏。我有一個很好的睡眠。在大約下午三點的時候，我被一片火光和腳步聲驚醒，一個黑影似的小女孩，捧了一盆水從我床前經過，這是白天看到洗衣服的那個「使女」。屋子裏面有老闆的命令聲，吸鴉片聲，一會，她又端了一大桶飯進後院去，那裏傳出麻將牌和了的放倒聲，嘩笑聲，外面有爆竹聲，雞叫聲……天就要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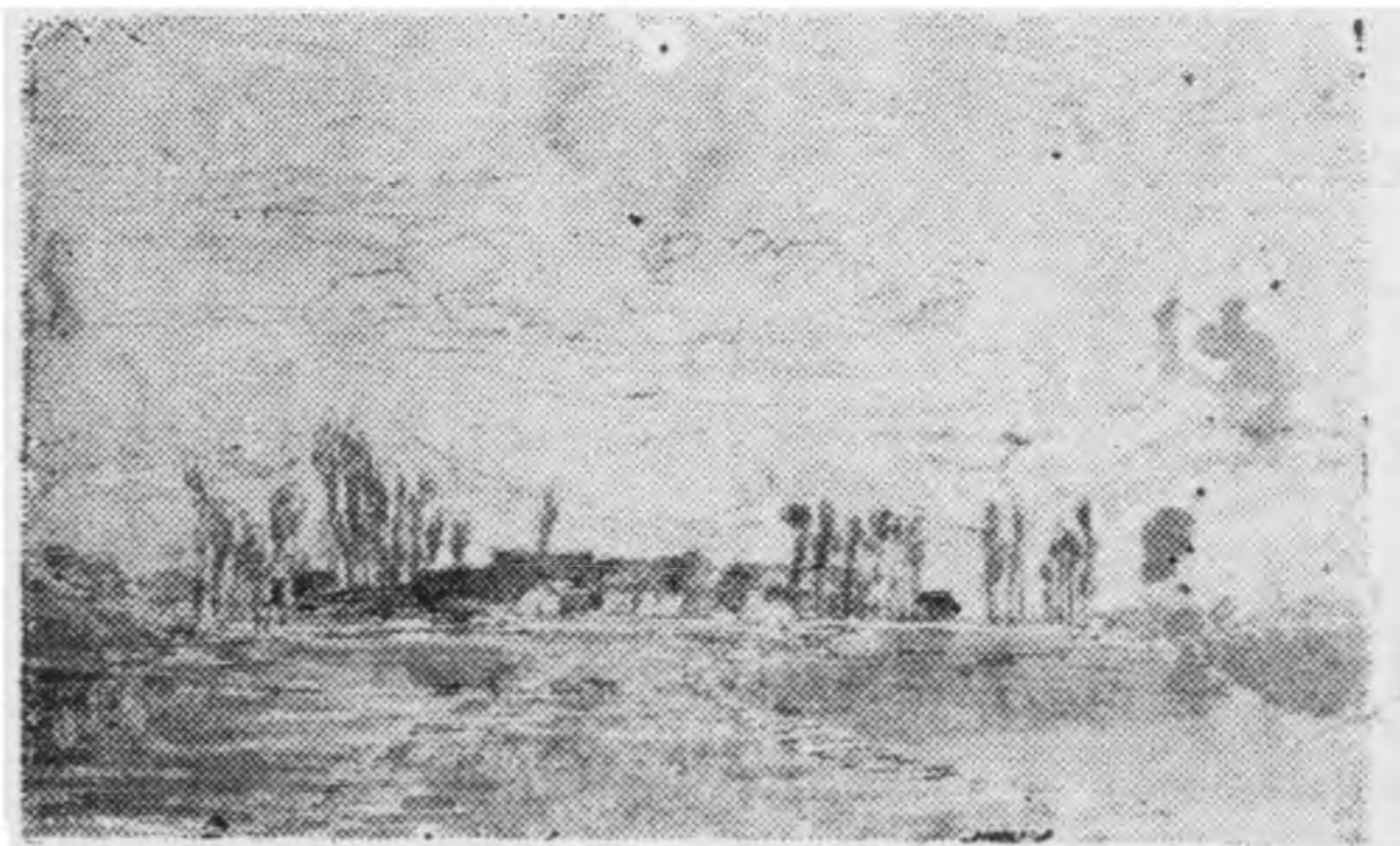
老闆又在叫了，小女孩急忙走來，手裏拿着一條木片，木片的火光照着她一隻手在揉她紅了的眼睛，——又是霑益那個小女孩同樣青白浮腫的臉，不過，更多了一副疲倦的眼睛。

——曲靖霑益一帶盛行用「使女」，或者還有童養媳的習慣存在。

曲 靖

由貴陽出發到平彝止，我們完全在萬山叢中行走。心胸上

亦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壓力，眼光爲狹小堅實的山所約束，早已渴望着看一看廣大的原野，舒展襟懷。在霑益附近，已經開始看到我們要看的一點景色，由霑益向曲靖走來，便完全恢復了北方原野的一望無際。路在平原中向前儘伸直去，麥苗像一片手鋪的碧海，加上紅色的泥土，後面有淡淡的遠山，——我們是從那裏爬過來的。



霑益一帶的景色已經有點像北方，曲靖又以北方常吃的麵著名，這一天，我有點像是回到家中了。

曲靖是滇東最大的都市，相當於黔西的安順，在軍事上是昆明的門戶。由歷代戰史看來，就可以知道他地位的重要。現

黔 滇 道 上

在是壯丁訓練的大本營，在綠麥紅桃中間，新建成的巨大黃色營房，和隨處可見的綠色士兵，都表示出曲靖是怎樣在抗戰中前進。

曲靖有一個很不錯的曲靖中學，有十二班學生，門上有清道人的題字。有名的小饅碑，就放在這學校園內。街上亦有賣小饅碑和會盟碑的拓片。

原以為到曲靖後總該是一坦平原了，誰知道由馬隆到易隆八十七里，不但站大，而且不安靖。很多人勸我們坐汽車，我們當然不答應；多麼難走的匪區都走過了，近省城想沒有什麼可怕！不過，知道了仍是一個不輕鬆的行程，由這裏向昆明前進，是一路上坡，昆明就在坡頂上。

易隆和陽林

離省城這樣近，然而仍是荒涼！二十八號由馬隆至易隆的八十九里，完全是山崗，不過漸漸看到一點雲南的味道。滿山都是那麼大的白杜鵑。海棠。梨花，我們在花香中走了一天；還看到許多婦女在採擷海棠花來吃。這樣美麗的花，吃下去應該有美麗的人兒了，但，這一路上却沒有看到一個！這一些人

黔 滇 道 上

真是白吃了這可愛的海棠花，那不及得苗區那三美麗的黑眼貓？

離易隆很近的時候翻一個坡，叫做觀嶺坡。山頂有關帝廟，在坡頂有『漢丞相諸葛手植之樹』的石碑，後面一堆土上長着一株很大的柏樹，土人把這土堆叫做孔明墳。這當然是誤會，原是用土培樹的，成堆後，就喊作墳了，離去不過四公尺，有一塊石碑，上面寫着『漢武侯南征會盟○』；下面一個字已經剝蝕了。

在易隆開始用舊滇幣，我們進出兩餐，三塊五角；路上遇到一位賣鴿了的四塊五毫錢一隻。（四毛五）

三月一號由易隆出發，住宿於楊林。

我們上了一個當！地圖上寫得很明白，楊林離昆明五十公里，然而，你果然在五十公里處去找，那不過找到一塊木牌而已！幾顆疏柳，一灣流水，使你再也找不到楊林的所在。因為，這附近二三千戶的大村落，在另外一個方向，離開公路有二三里路，一堤垂柳疊疊重重的掩沒了它；未到五十公里處，就要沿着這條長堤轉彎了。公路局也缺德，何妨在這裏加上一個指路牌，使步行的人知道楊林的所在？在往省出省的路上，揚

黔 滇 道 上

林這一站很重要，一天也可以進省，兩天也可以，出省一天也可以趕到這裏，就是分作二天也飛不過去「楊林」。

楊林不過是嵩明縣的第五區，然而比嵩明縣還要大。街上很熱鬧，除曲靖外，這是我們一路上所見頂大的街市了！居然有賣皮鞋的店，晚上茶館裏有人唱雲南戲，我們睡下了還有人「唱燈」。這裏的特產是碧綠得透明的肥酒，和蝦醬。

由這裏到板橋也不平靖，長坡一帶時常出事。由區公所派人護路，每一個過客收費一角法幣，大約又恢復徐霞客那時的收哨錢制度了！我們和區公所交涉，他們答應派槍送我們，但是，後來知道，長坡現在好走。二號那一天，也沒有要他們護送。



長坡的三個時期

長坡是名副其實的長：紅土連綿一直延伸到天邊，一眼望去，黃色的蔓草在青天裏動搖，四面的白雲都在草頭上亂飛，血紅色的土却會長出碧綠的矮樹；這些矮樹，自從出世來，便一直和崗上的疾風奮鬥到現在；公路在草叢中矮樹林中盤旋，

騎 漢 道 上

很艱辛地看他克服一個困難，有時要繞最大一個灣；沿着公路走，祇看到蔓草連天，疾風呼嘯——啊，這正是風高放火月黑殺人的所在！的確，在冬防時期，這裏的行人那一個不是戰戰兢兢？隨地都可跳出黑旋風李逵！



然而這是一條重要的交通線，不能常此下去，於是，就派一部分兵士來保路！這樣，路是可以走了，然而在易隆就聽到這裏要「保險費」很重，每人都得要國幣一角！於是，便成一種變相的捐錢制度，行人深以為苦。然而，比起黑旋風出來搶劫要好一點吧？在這兩邊都還方便的畸形情況下，路又可以走了——這當然不是個正常的，尤其不是永久的辦法。

我們在楊林知道長坡「路漲」，便和區公所講好派槍送我們。許多走路的人都告訴我們，這是多費事，長坡不再是從前的長坡了——現在，滿坡都是工人在修路，既不必擔心黑旋風，又沒有人勒索哨錢！

不錯，沿途看見不少的船工標竿，長坡一帶一條有重要意義的鐵路，在修築中。

長坡一透，滿是像螞蟻的人，在一條線上動；新開的紅土

黔 漢 道 上

，堆成一條長堤，這是路基；漫山遍野都是黃色的木料和經始的白線；鐵鏈的聲音振得全長坡都在動。

應該來看我們自己廣大的「人力」，他會啓示出我們偉大的自信！應該來看這條長的路基，他給我們一種欣喜的希望！我們已經走上正常大道，敵人會把我們聚在一點的都市，像貴陽，那麼慘酷的炸毀，請看我們的新建設，他可有本領把一條長線的鐵路炸完？不要忘記，我們的萬里長城，經過那麼多的戰役，他不是還屹然的站在那裏？

在滿長坡都是人，而且是向一個方向拚命工作時，那裏還會有小醜跳梁？我們都懷着一個樂觀的心理，一直到目的地。

接近目的地的欣喜

近昆明了，再不耽心天氣。二號由楊林出發，又是微微的風，淡淡的雲，在我自己心裏亦有一個晴天。

凡是常走路的人都知道，草鞋是越大越好，在楊林有一種紅色的草鞋，大得連皮鞋都可以套得上；三千里路走下來，這是便我們最心喜的草鞋！拿到手中，真有點捨不得穿呢！穿上去是個什麼滋味——像在地氈上走路。

黔 滇 道 上

水壺裏的水，原是供不應求的，漸漸走向夏天，更覺得不夠用，然而，過楊林後，我們再不用喝水壺裏的水了，每一個小村落都有兩三家鄉下風味的小茶鋪；走路也換成飲後百步餘的散步。還不進去吃他兩杯，好仔細體會這接近目的地的欣喜？

在長坡看看只剩三十多公里了，吃茶覺得還不夠味。隔壁有很好的麵，三個人叫了六盤來吃。我們就這五里一茶十里一麵的向昆明走去。

天色紛藍得如輕烟一樣，天際隱隱約約的，山下看到——一片明明滅滅的「海子」。

在東橋驛那裏，幾列密茂的長松，何嘗是疲勞，每一個人到這裏都自動地停下來，享受這陰涼如水的松風！

一條白石大路上，滿是長松的碎影，若把雄健的長松換成綠柳紅桃，這正是夏天的西湖白堤！而且假如不是「海子」在一望中，那真的我們疑心是到了江南呢！

望望前面，不遠就是昆明。在那裏，等候我們的有許多愉快的心；望望後面，在我們後面留下的自己雙腳踏過的近三千里路程。

麗江隨筆

(一)玉龍山

麗江沒有城牆，在那樣一個緊要的去處從古以來就沒有城牆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原因很別緻；麗江是那有名的「木天王」他的大本營，這位大土司因為見到或者聽到別不相干的人說「木」字上加一圈圍牆就變成「困」字，他很怕自己「困」在麗江城中，為預防計，他永遠不准麗江修城。

木天王雖沒困死在麗江城中，却死在玉龍山上。又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木天王生下來經看相的先生斷定，因為他嘴上兩道紋生得不合相書，也犯了和鄧通財閥一樣的定命非餓死不可。木天王很擔心自己不幸的命，便日日以修橋補路卹老濟貧來竭力挽救，竟然有效，看相先生第二次看到時，便給他道賀，說嘴上餓死的紋路不見了，不會餓死，只不過死了沒有棺材而已，後來這位天王有一次去爬玉龍雪山，從此再不回來，死在

雪 浪 道 上

雪裏真沒有棺材。

老實說。死在玉龍山亦是人生的最後一個「不亦快哉」，不知道當日那位風雅的本家天王也有同感否？與其死了釘在四片木板中化膿化血，何如葬身四面白雪中？又何況是這樣美麗的玉龍山上？

楊升庵在天下名山遊記上說，他曾走過全天下的名山大川，但是自從看到大理的點蒼山後他才算真的看到山，我很奇怪，這位風流的文人他在點蒼山上怎麼會沒有看出北邊一條蜿蜒的玉龍？

我在大理雨中看清碧溪，晴空爬洗馬塘（玉局峯絕頂）時是也會發生過楊升庵先生的同感。但是那天翻過鶴慶的巔坡（？）一看到雪中出沒的皚皚的白雪，我立刻承認這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好山，而且心中也願意承認這也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的好山。我對於玉龍山立刻五體投地的「皈依」。

住在麗江的人對於這座海拔兩萬尺以上的雪山確有點漠不關心，這或該是熟視無覩的原故，但一旦離開家鄉，玉龍山又變成他們鄉懷的寄託，向南走上十天八天，當你回顧的時候都還會看到兩個錐形的白雪山頂，一直到昆明附近的碧雞關；麗

黔 滇 道 上

江旅行的朋友告訴我，只要是麗江人都要在這裏對他的家鄉作最後的回顧，昆明離開麗江十八站路，在千里之外還能看到故鄉的山，麗江人真可羨慕，在他們的故鄉，有這樣一個妙絕人寰的山！

玉龍山不但有海拔兩萬尺的高度，而且大得驚人，他和中甸的瓦巴雪山原是一個山，給金沙江從中間穿過造成虎跳澗的壯觀，在金沙江邊我騎着那位古宗朋友的快馬，他却告訴我就是這樣十天也不能把雪上走上一遭。橫視成嶺側成峯，過金沙江後看玉龍山是一架「樑山」，但在麗江往北看去，正看着玉龍的側面，所以峯巒峭拔，也以麗江看去爲最好，在麗江時候住在教育局，早上總是我第一個開門跑出去，在獅子山上我曾享受了幾個最好的雪山晨光，夏天只有早上，雪山才有露面的可能，看看朝霞落在白雲上，白雪都透明的變成粉紅色，雲由雪中升起和白雪分不大開，有時候給雲全遮住了，忽然在雲中又露出兩個峯頭，在山頂的白雪中很清楚的可以看雲影的推移。山腰總是有一條玉帶似的白雲，太陽升上來他就會升上來遮蓋於玉龍的全面，早晨看着這條白雲之上有白雲和白雪遊戲，在這條白雲之下山綠和藍烟在支配着大地，經過一大片平原，

跨 溪 道 上

麗江城還在我的脚下沒有醒來。

玉龍山離開麗江三十里路，在現在□□□的旁邊有一個「中海」，在這裏可以看到玉龍山和玉龍山的倒影，真的到玉龍山的下面，反而不能看玉龍山的全豹，慰蒼兄曾把他們在玉龍山拍的十幾張照片給我看，岸然的怪石上會忽然生出一顆蒼蒼的矮松，四面白雪照滿了整個鏡頭內，他告訴我在雪中爬上半年，半個鐘頭可以坐在白雪上滑下來，雖然危險，想也愉快極了。他們滑雪的方法是最原始的，坐下去把腳翹起便斜着往下滑，要想停便只需把腳放下就得。

玉龍山由兩種顏色堆成，雪的白和石的青，難得的這兩萬多尺的山是全部是石，白雪一年四季堆在上邊，因為已超過了雪線的關係，只是雪便有太古雪，中古雪和近古雪的分別，太古雪是黑色，中古雪是灰色，近古雪才是白色，有消失溶化的祇是白色的雪，其他兩種終年在石上不化，由於雪水冲刷的結果，淡黃色的沙一條條一縷縷在藍色石塊中流下來，山的下半層才漸漸有了綠色，夏天壩子裏長滿了棕櫚樹，在這些熱帶的植物上你可以珍貴的看到冬天的白雪，在春天玉龍山脚下便開滿了粉紅色的桃花園。

黔 滇 道 上

廬山植物園在麗江設有辦事處，秦主任和我說到秋天玉龍「山」的山花是奇觀之一，一叢叢，一團團，各種色彩的山花，織成了真的錦繡河山，這樣很熱鬧的開上兩個禮拜後便忽然一齊不見了。這使人想到或該在玉龍山下樹上一個牌樓，上面寫着「國立玉龍公園」的大字，所需要的也不過只是牌樓而已，大自然在這裏已把一切的美麗都集合來了。

玉龍山雄偉，因為他有兩萬尺的高度，玉龍山峭拔，因為他全以石頭堆成同時玉龍山也秀麗，因為他又具備了各種顏色。

在第一次我看到玉龍山時，我先立刻決定畫他，但又看到這樣一個仙景在未看够的時候，那絕對沒有辦法，便又手脚無措起來，到麗江住下來，我好幾天都去看他仍不敢貿然着筆，但聽說從前曾有一個軍官白天辰人在獅子山上替他守望，結果一個月住麗江還沒有與玉龍謀一面，畫人與山水有緣，我在麗江時雖也是夏天，但幾天早景都看到雪山，到底給我畫了兩張下來。立秋之後玉龍山便每天出現，一直到春天，所以看雪山也以這幾個月最好。

玉龍山在麗江人固然熟視無睹，就是全中國知道他的也很

少，但在世界上的名氣却不小，誰不知道Litiang Snow mountain? 每年都有特意來的探險隊來爬山，成績頂好的會到一萬八千尺，至今玉龍山還沒被爬雪山家征服，不過在這裏很慚愧，因為我們除了那位葬身雪中的木天王外，還沒有人正式的來嘗試，爲什麼我們不來組織一個爬雪山團嘗試一下看！

(二) 麼麥象形文字

麗江是麼麥族的大本營，國語在麗江街上雖可以通用，但他們講得頂多的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在離開街上稍遠的地方，國語是一點用處都沒有了。

麗江位在橫斷山脈的入口處，所以他是好幾種民族貨物集散的地方，在麗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人，也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語言，在麗江要找一個會講三四種言語的人很不難。在麗江主要的商業是對西藏的交易，所有的各種民族，也都是藏緬系統，麼麥也是其中的一支，他們大多是沿橫斷山脈南下，麼麥就沿着金沙江來到了麗江。

麼麥族現在還保藏着一個極可珍貴的寶貝，就是他們的象形文字。

這或該是世界上最完備的象形文字的一種，因為單單用這種文字寫成的經典就有千本以上。

最有趣的這些經典不是說些玄之又玄的哲理，反而大半是那些清晰可解，娓娓動聽的故事。

像白居易詩人那種老嫗能解的難得境界，在麼麼象形文字的經典中並不算怎麼一回事，經典本身是有詩的節奏，因為這是歌誦的，在把這些經典來歌誦的時候，那雖然是一種隆重的祭神典禮，但因為故事十分動聽，往往有極多的聽眾，在他們的經典中有一本在說一個極哀艷的故事，每當夜間歌誦這個有名的經典時，所有的青年，尤其是女孩子都遠遠近近的跑來靜靜地聽，這篇哀艷故事的女主角是以自殺結束的，聽的人沒有一個不默默的為她流淚。別的不算，只從文字的價值上來看這種象形文字亦是個無價之寶。

在說到這種象形文字，我們不能不知道以這為他們專業的「東巴」，所謂東巴就是一種巫師，專以跳神驅鬼為事，在麼麼話中東巴有先生一類尊稱的意思，麼麼人和西藏人一樣的怕鬼，有病不大喜歡吃藥而多半去請東巴來驅鬼，用象形文字寫成這些經典，現在是只有東巴才能認識，在這些東巴來驅鬼

或者祭神的時候，我們更有機會聽到他們的歌誦。

因為不懂麗江話的關係，我們還沒有直接用耳朵聽的幸福，但只用眼睛來看已是一種難得的珍貴享受，沿着金沙江，和麗江各處我曾專意來看這些珍貴的經典，在一堆堆這樣的貝葉形式的書本中，我似乎又回到文字的原始世界中。除了一些太過於抽象的字不能不用諧音或會意外，所有的字都是一幅簡單的圖畫，誰看到這些象形文字中的動物能不吃驚，每一種都畫得那麼像，又祇是那麼簡的幾筆。還有一些難得的老版本中帶有極富麗的彩色，因為接近西藏，多用石青石綠一類的礦物質顏色，所以雖然相隔一兩百年，打開經典來仍保有當日的金碧輝煌，使我們想到歐洲中世紀那些僧侶的精美手抄本經典。

據他們的經典上說他們是由西藏岡底斯山下發源的，後來遷到中甸縣的「北地」一帶，現在要成一個東巴，仍是非到北地去「受洗」不可，所以這種象形文字在北地一帶很通行，我過北地的時候，墻壁上貼有中甸縣政府的佈告，一邊是漢文，一邊就是這種畫小雞小狗的象形文字。滿紙的小雞小狗和嚴肅的縣政府的印信成一個極有趣的對比。

無疑的，在這種象形文字中有許多寶藏，我試譯了兩篇後：

，又看着他有那麼多的本數，更使我相信這是一件大有可爲的工作，雖然這件事也讓外國人佔了先，但以外國人觀點來做中國的工作是很有問題的，對於麼麼象形文字這個寶藏我們很可以大胆的來發掘牠，同時，現在的東巴能精通他們的經典的正在逐漸減少，許多經典已不能解釋了，能寫的更覺得寥如晨星，這急待一個即刻的整理，不然也許會有無從整理起的危險可能。

(三)麗江，鶴慶，劍川的婦女

麗江，鶴慶，劍川這三縣婦女吃苦耐勞的精神，使每一個旅行者都驚訝不置，凡是在迤西旅行過的人，這一個深深的印象他決不會忘記，女人竟能做出男人還不能的工作，使我們自動的趕快改去女人身體的構造不能擔任高度的勞動這個不正確的觀念。

她們的吃苦耐勞簡直到了一種不合情理的程度，在大理三月街上可以看到一個「劍川婆」背着一張大方桌來賣，劍川到大理有四天的路程吃！桌子小一點便一個人背兩張，還有再狠一點的，連做成的整個樓梯都一個人由劍川背下大理來。

騎 滇 道 上

在鶴慶的街期和麗江每天的四方街上（這是麗江交易的主要場所），都滿眼看見女人在動，尤其是麗江一帶的婦女背上都有一塊羊皮「披肩」，這上邊並排的縫上七個粉紅色的圓盤，站在四方街看，便只見到處都是這種粉紅色的圓盤在轉，美麗之極。

這二縣的婦女的命運的確有點淒慘，從做小女孩起便擔負了田間家中一切勞苦的工作，長大了又要以身體當牛馬來掙錢養家，所以未到五十歲的年齡看上去衰老不堪了，『麗江，鶴慶，劍川女人的命苦啊！』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婆婆背着六十斤的東西在爬山，爬不動的時候對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使我的心中每想到這句話便淒然地覺得這樣的生活實在也太不合人道，她們自己也說在這三縣的女人大半是活不到五十歲的！

一過大理你便可以看到這些女勞動英雄，成羣結隊的背着比自己身體還高的背篋走着空手還覺難走的路，最輕的重量每一個都背五六十斤，劍川婆據說又是其中最能幹的可以背到七十九斤，試想背着這樣重的東西無論風雪陰雨每天都還要走上七十里路，這豈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勝任的，然而事實上又的確如此，若說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能有這樣的「神力」不是自己。

親自看到又誰肯信？

對於她們這種不合理的吃苦耐勞精神，在大理一帶有很缺德的幾句俗話：『有錢買個劍川婆，用來當做驢子駝』還有什麼『有錢買匹驢子，不如娶個鶴慶婆子』話當然是太刻薄了一點，但是她們的耐勞耐苦精神却可以在這裏很清楚的看出來。

由大理上麗江的時候我便是跟着一批馬幫走，馬幫的大老闆就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女英雄，名字叫「十妹」，看着她那種精明能幹的樣子，總是想到兒女英雄上的十三妹，以一個女人，領導着馬匹，貨物和背脚走這樣不平安的道路，真使人不由你不佩服。十妹是鶴慶人，我路過她家的時候會看見她的丈夫，是一個紅眼圈白眼珠，生有疥瘡，拖着鼻涕，衣服從來不扣的一個小老頭，吃草烟，走茶吃水烟，睡覺吃大烟的傢伙，不懂事不做事又大言不慚的平常刺刺不休，怎麼這裏的男人會這種模樣，十妹還會給他買了一個小老婆呢，現在小老婆逃走到騰越，十妹正在說要去趕她回來，不過這樣的男子又何必給他討小老婆？兩個月後我從中甸回來在路上又遇見十妹，她仍在下關麗江間做生意。的確像她自己所說的：這一路上誰不知我十妹！後來從別人口中聽到十妹又給她那個丈夫買了第二個

小老婆○

麗江女人背上背的那七個粉紅色圓盤，據說也與她們勞動有關。原來的樣子是除了這七個圓盤，外肩上還有兩個大的，這就是所謂的『肩擔日月，背負七星』對於肩擔日月背負七星的解釋有好幾種，在本地的麼麼語中說這七個小盤是羊的眼睛，兩個大的是「巴巴」（餅也）不過羊眼睛望着巴巴又不知道是什麼典故。另外一個傳說當初開闢麗江壩子的是一個女神，這個女神便是肩擔日月，背負七星，所以現在的女人採用這種服裝。也有說這是「七姊妹」，最後一個解釋便是這一帶的女人太辛苦了，用這星月來象徵她們披星戴月的精神。

對於麗江，劍川，鶴慶，這地方女子的勞動精神，值得我們再三地讚揚，老實說也應該衷心致敬的，她們表現出一個女子的身體構造，並不比男子來得不合於勞動，看着她們工作時的敏捷和她們健美的體格，使我們想到都市中女子的病態，凡是我們所稱為都市女子的弱點在這裏都可以找到真實有力的反證。

對於麗江一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刻不容緩的去辦，這樣的女子再能有點知識豈不更好，也許有人擔心一有知識反而不肯

保存這種勞動的美德，不過我是這樣想，這裏的女人若加上一點知識便是一個標準的女性！我們很需要她們出來做中國女性的新的典型。



大理 清碧溪

清碧溪像一個夢，一個寒帶中清涼的夢。

清碧溪以這裏的「武器岩」作第一道山門，在岩的下流雖有清流白石之勝，但自從來到蒼山之後，通常的景色都不再有顏色了，蒼山十八溪那一個不是都清白得可愛？

左邊是峻崖壁立，往下看可以看到幾十丈的崖腳一直插入清澈碧綠的流水中，我們傍着左邊的曲折小徑進山，轉過這個山脚，就可以看到中間一塊奇石，像十八般武器負土而出，刀槍劍戟，都鋒鋒畢露，證實這一個武器岩的名字。

路隨着山勢向高處走，峻崖越來越奇削，崖上的老松也更密茂了，這已是深山的情趣。從前在杭州曾聽過慧空和尚的『空山遇故人』琴曲，在七絃琴的聲響中我曾感覺到一幅深山寂寂，幽巖水響的圖畫展在我的面前，怪不得清碧溪這麼面熟，它正是在古琴中我看到的那幅圖畫。

只有一些牧童樵夫才會到這麼深的深山中來，外邊的樹林砍伐得差不多了，只有蒼山的深處尚有很密的森林和豐美的草原，馬匹也許是來駝木材的，在綠的世界中可以看到這裏一匹

黔·滇道上



黔 嶺 道 上

，那裏一匹。

山越來越深越高，水流的斜度也跟着增加，在空山中有了水的響聲，我們溯水而上，在綠白藍三顏色砌成的山谷中，你可以一路的聽取這流水鳴琴的演奏。

西湖的九溪十八澗，有點像，把它放大一點，更多賦上些清幽的情味，那就可以希望和清碧溪有點近似了，和九溪十八澗相同的地方是路在水中曲曲折折的走，但西湖的水那裏能有這麼清？在蒼山才會有的各種奇花異草中，我們溯溪而上，每走一段路便會使你吃驚，這裏的水又比前一段清了，這是可能的麼？我們不是早就以為水只能清到這個樣子？前面還有不盡的曲折，實在使我們想像不出來再前進一段會又有怎樣的一個境界，清碧溪的水的清似乎是沒有極限的。

樵夫牧童也不見了，還可以聽到山頂上伐木丁丁的響聲在迴響，我們完全在山重水複中行走，左邊是聖應峯，對面是馬龍峯，站在洱海邊上看到很顯然只是一個峯頭，但一旦身入山中，才知道重重疊疊分不勝分，在馬龍，聖應兩峯似乎是用大斧劈開的空斷處，現在在那面又升出一個像筆架的山峯，這也許就是通漾漢的後山了，在兩山豁斷處，白雲在晴空中疾馳而

黔 滇 道 上

過○

路漸漸狹起來，全山中只聽到流水在響，白石越來越大，溯溪而上因此變為不可能了，我們便從跨過流水，升在山腰裏走，有一條小路引我們到一個石洞的門口○

石洞有烟薰的痕跡，樵夫想來會在這裏停宿炊飯；這一條小徑到這石洞口再往前就沒有了，迎面是那條清溪，到這裏水聲更大水也越發水清了，坐在這裏休息一下，你可以看到自己完全在峯巒包圍中，峯巒的尖頂松樹更密，由那裏可以聽到那民家人唱歌，曼長的歌聲像一條清烟似的橫劃過頂上的空間，傳到對面的山峯上，由那裏又來了相和的歌聲，民家人的歌變化並不多，但遠近聯唱起來也頗有一種異樣的情趣，在一片碧綠中你只可以聽見歌聲，卻找不出人是藏在那裏○

斷崖迎面而起，各種奇花異草沿着溪的兩邊長得格外茂盛，那告訴我們，我們溯溪而上，在百步之內將要有一個結果，不是在太高的花草中藏有一條瀑布，便是水由一個奇異的轉折處轉彎了，我們即換上草鞋，在水中逆流而上○

由這裏和水爭道而上，不到百步，便有了報酬——這樣的一個清潭被我們發現了○



清碧

溪有三個大潭，大理的人稱之爲龍潭，假如天久不雨，便來這裏求雨在我們爬過的兩邊崖石上，可以看到兩篇大文章刻在石上，說些有求必應的事，據說大

裡有兩個龍潭，清碧溪一個，另外一個在高高的中和峯頂的後面，叫洗馬塘，大理人人知道這個名勝，卻很少人到過，平常禱雨便是和我們取同一的路線。

潭水發出一種淡淡的翠綠色，有一種寶石的光也不知是潭底，也不知道是浮自水面，像是整個一塊大的綠色水晶，似乎是一尾紅色的金魚在水中游來游去，後來翻到崖邊停住了才看出是一片紅葉。本地人傳說，龍潭裏不會有葉子的，因為有一種山鳥在看守着，看見樹葉落在潭裏便啣着飛去，這原是一種傳說，那裏會知道有時一片美麗的紅葉會使這樣碧綠的潭水格外有光采呢！

一條小瀑布在石隙中噴沫揚鬚而下，其上面還要有個來源，便拿出猿猴的本領沿着斜坡攀藤附葛而上，啊，這裏才是真正的龍潭。

就在兩個山峯的豁斷處，一塊幾丈長的白石板嵌在中間，很顯然那是個瀑布的痕跡，龍潭便以一滿月的形狀平鋪在石壁下，不能說是清，因為一路走上來在下面那個潭中水已清到一個極限，在這裏就必須在清之外又有一個新的名辭才够用，初和這潭水見面的朋友，那一個不為他那閃爍的光來征服，那裏

黔 滇 道 上

還是水！簡直就是一片耀得人睜不開眼睛的五彩雲霞。不過只有五六丈直徑的一個圓池，淺淺的一層水，周圍是嫩黃色的卵石，再往中間一點變成淺紅色，隨後又是純白色，潭的中央是一種說不出是藍是綠的寶石光澤，對着這一面寶鏡把自己都忘記了；像被放在玻璃瑪瑙的世界中，四面八方都是目迷五色的感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到這裏來便一點顏色都沒有了，一切人事上的牽連到這裏便都蕩溶冰消，對着這一潭水，可以照見你的靈魂，看過這一潭水，便等於使我們塵俗的心在一個冰清玉潔的夢境世界中旅行一次；我的故鄉，百泉的水算清到絕頂了，但和這清碧潭相比之下，人誰不偏袒自己的故鄉，然而也不能不承認，清碧潭確是較高一籌，百泉的水是清，但此地的清之外又加上光彩的閃爍的「麗」。

在物我兩忘中和潭水對看了有一個鐘頭，水面上有無窮的光彩，一圈圈的漪紋，除此之外，在水面上你看不到一點點其他的東西，我以為不是葉子落在水面有山鳥啣去，實在是樹葉也不願意往這麼一個潭裏落，倒是有一隻鳥從北邊的懸崖下飛了出來，全身發着灰紫色的光，身子下面是藍寶石色，也只有這種鳥才配住在碧玉之潭的旁邊，下面潭邊就時常有一種白頭

黔 滇 道 上

黑身紅尾巴的山雀，飛降下來的時候總是把尾巴擺了又擺，搖了又搖，這是下潭的鳥，再往外面就只有那些叫得像刮鐵殼的野鷄，那就是普通山中的俗鳥了。

坐在潭邊，連心都是冰涼，唯一的朋友就是太陽，不時由雲中來看看我，有太陽的時候不但身上有說不出的舒服，水底





黔 滇 道 上

更有無窮的變化，我看出一個問題，這一潭水是這麼清淺，怎能供給下面那條瀑布不斷的流，迎面石壁雖是大瀑布的痕跡，但現在卻早已不再流水，這一潭水怎能流之不竭。

在北邊懸崖的裏邊也可能有曲折的水道，也許是從那裏流出來的，在攀登北邊石壁失敗後，我想涉水到北崖一探，第一次失敗了，因為看着不過一尺深的水，竟然是要深到膝蓋以上，我脫去長袴，拿手杖再去嘗試，仍然是把水的深度估計得太低，在北崖邊的水又深在腰部之上，唯一的方法是游泳過去，但無奈實在抵擋不了這潭水的冷，冷得兩雙臂像觸到了冰，分鐘也不願意在水中停留，只好走出來坐在石頂上曬太陽。

意外的一片白色的杜鵑花，飄飄落在潭中，鳥倒沒飛來啣去，但落的地方正好在北崖的這一潭，很可以看一看水的流向，藉此證明由北洞來水是否可能，果然，杜鵑花平平地移動，繞着西崖流過來了，是這麼的慢，像是怕驚醒了碧潭的夢，在南崖也一轉便隨着小瀑布奔流而下，水面又恢復了他的清靜。

一隻大的蝴蝶經過潭面向北崖飛去，似乎是北崖下有氣流阻止他，結果奮闖了幾次，蝴蝶自認失敗，飛過流水的石壁向深山而去，這氣流也許與水流有關係，我在想那一天帶上

黔 漢 道 上

個大木盆划進去看一個究竟。

我不能不回去了，溪水把我送了出來，我一邊想，世界上的事物可分兩種，通常的都是理想或幻想比事實本身更美麗些，但也有一種是非看到實物不能激起你的幻想。風景也是這樣，通常的一種是理想比真實的風景美麗，另一種太過於神妙的風景則反是，風景比你幻想的還美麗，你必須看過實在的風景後才能激發你的幻想，無疑的，清碧溪和清碧潭的景色是屬於後面的一種。

已經在歸去的半途中了，我忍不住對清碧潭的眷戀，再轉過身來坐在艸地上看，那塊刻着「禹穴」大字的石崖還可隱約看到，那座像筆架的山峯上在晚山深碧中有幾條白線，——啊，那是雲，我明白了，只有雲的白，才會有這潭水的清。

洗 馬 塘

來到大理後，就會聽到說蒼山絕頂的洗馬塘是怎麼一個了不得的名勝。大理人人知道，却差不多人人沒有看到。他們對我說那裏景色如何奇絕；我並不敢相信，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去過；今由於幻想更增加了牠的奇絕；但他們說這山路過於難走，却引起我嘗試的興緻。

我把這個大理人人以為的困難很容易的克服了，實在比他們幻想中的洗馬塘還要奇絕，風景也會把他分作兩類，通常的風景都是沒有「幻想」的美麗，這就是所謂的「看景不如聽景」，因為你會用「幻想」給「實物」賦不更富麗的色彩。另外一種則你非先看到「實物」不能激發你的幻想，這是由於風景本身就比幻想的還要奇絕。大理不乏這種例證，「清碧潭」曾使我發生了這個思想，在看過洗馬塘後我就更深一步知道為什麼藝術工作者要走萬里路；一來我們的幻想就原是以「實物」做基礎的；幻想是在我們看到的「奇絕」上一階一階的爬高起

黔 滇 道 上

是有道理，後來自己也覺得對蒼山的要求是太苛刻了一點。來到大理後，看到蒼山的外表對於我的幻想當初是失望了，清碧潭之遊才使我知道，蒼山的景色都在山水的深處，在往洗馬澗途中，我竟然真實地走入了我從前幻想出來的世界。

大理有兩個有名的龍潭，一個是清碧溪的清碧潭，再一個就是這個傳說尉遲敬德曾在這裏洗馬的洗馬澗，我們要說的這個龍潭高高的在玉局峯的絕頂，通常合適的走法都是先一日爬到半山的中和寺宿一晚，次日和太陽一齊起身爬到中和峯的絕頂，過和龍泉峯公用的兩山合一頂，過石觀音，才能望到玉局峯上的白雪，洗馬澗就在白雪的下邊，正對着玉局峯的絕頂。

嚮導是必需的，而且並不容易找，樵夫都不會上到那麼的高處，大理去過的人可以數得清。聽說有一隊倔強的外國人爲探洗馬澗在中和寺整整住了三天，前後出發三次，只因爲倔強的不用嚮導便倔強的失敗而歸。

蒼山深處尤其是洗馬澗一帶有許多人間未曾見過的奇花異草，每年二月和八月（陽曆）有許多研究植物的學者來這裏採集標本。我以一塊五毫錢的代價找到一個山脚下中和村的樵夫，他曾多次領導研究植物的學者進洗馬澗去採花，這是一個比

野 渡 道 上

較靠得住的嚮導。另外兩個本地的朋友，他們自己覺得大理找不出幾個到過洗馬滄的人爲可羞，便也願意隨我去，我們四個人就組織成一個小小的爬山團，決定在二十八日一探洗馬滄。

先一天晚上宿在中和寺的聚仙樓上，這已經比大理高出五百公尺的樣子，我們已經升在中和峯差不多一半的地方，明天好由一個已有五百公尺的基礎上起步。主持來燒夜香，我們的樓上便瀰漫着香味，在這種詩意哲意都有的空氣中，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睡眠。

大家都很關心天氣，那一位天還沒亮就爬起來的朋友，他推開窗子報告外面在落雨，使我嚇了一跳，洗馬滄在晴天還有迷路的危險，若一有雨，山上就什麼都看不見了，這豈不太掃興，幸虧後來東邊天上放出了紅光，我們那位朋友因瓦上有水，便說下雨的判斷並不正確，山中露水很重，使他發生了這個錯誤。於是我們立刻起身，開開中和寺的山門先看一看洱海日出的晨景。

天東邊有點紅，大理還埋在灰藍的晨霧中，由霧中傳來軍號的聲音，接着砲聲震蕩破清靜的空氣，這是「醒砲」，告訴大理的人可以起來了，於是起床的號聲便連續吹起，吹開晨霧

黔 滇 道 上

，揭出大理的真面目，夜航洱海的船也離岸了，中和村有了炊烟，在翠綠如洗的松林中飛出民家人的歌聲，太陽冒出東山，我們便同嚮導開動。

入山伐木的民家人中有不少是婦女，民家人的婦女要比男人有本領得多，可敬得多，我們和他們一道出發，他們聽說我們是去探洗馬澆的，也表示相當的敬意，他們整年入山還沒有到過洗馬澆呢！很親熱的和我們約好，下午我們回來時要招呼他們，大家一道回來，告訴我們，他們伐木的地點在中和峯的絕頂，離洗馬澆有六七里路的樣子。

在民家人的歌聲中我們經過石照壁大石洞等山路在大石洞的附近，他們都大呼「黃金，黃金」一面便散開分四面的用鑿刀挖地，是一種小草，根好吃，這是「黃精」杜甫詩中的「黃獨無苗山雪盛」所謂黃獨有人解做黃精，也許就是這個可愛的植物。

蒼山真正的風景應該以大石洞過去才到的「香石巖」開始。香石岩的得名是由於這一帶草木都很奇特，人走過時總是覺到一種清香，似乎這全山都是香的，各種草木都香，那並不是事實，香味倒很清楚的嗅到，尋找的結果是由某一種草葉放散

出來的，我們找到了他，每人採了一大捧拿在手裏，於是一種
像薄荷的清香，便時時圍繞着我們前進。



磬 渠 道 上

蒼山從外面看起來肉浮於骨，因此便不能動人，但是漸入蒼山的深處，漸漸揭開土而露出石的面目來，從香石巖起不但有了香，而且從此有了石巖等。蒼山不辜負你前一段涉跋的辛苦，開始以挺拔的真面目迎接遊客了。

本地人把大理石叫「礎石」他們告訴我蒼山十九峯都有礎石，但以中和峯這裏的紋理質地為最好，路旁很多長滿了苔草，幾乎變黑的石頭，他們敲開來給我看，這麼髒的外表裏面却雪白似的白，這正是上好的大理石，想不到我們現在腳下所踐踏的正是從前很不容易找到的大理石桌面。

過香石巖後便完全在大理石桌面上走路，這些頂好的礎石為官家禁止開採，也許是因為恐怕損壞了風景的原因吧。我們爬上一個大理石的峯頭，坐在那裏可以看到前面的石崖上長了一長列青翠的杉松，一層層的葉子像新理過髮的平頂頭一樣的整齊，石崖上面都有平行的裂紋，垂直地一直伸到山底，像這樣一排一排的礎石行列，遠遠近近有很多排，都像是用大斧削成的一條條立在那裏，在墨綠的杉松下配着一條條天然的大理石，石上又都裝滿了青苔作點綴，白雲還恐怕大理石不夠白，從山谷中飛起把一條玉帶橫在礎石行列的腳下，這有點接近我

騎 浪 道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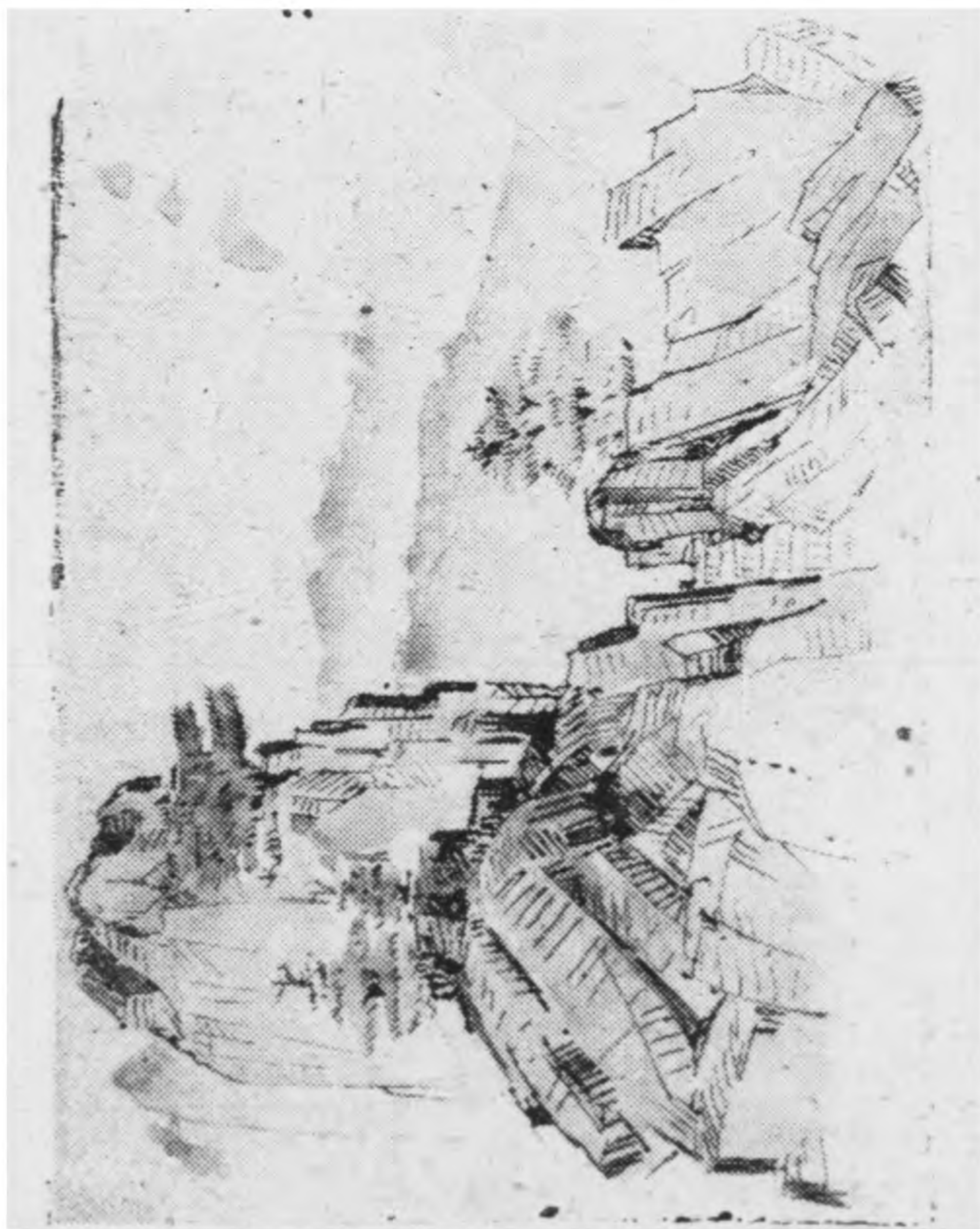
從前所幻想的蒼山的風景了。我們是已經走過香石巖來到廢石
場了。



礎石場過去後有一段難爬的山路，在一個大石上鑿有很淺的脚洞，要直爬而上，我們年紀較大一點的那位朋友已經膽戰心驚的手足並用了。山路既險景色也跟着奇險起來，完全是純石的山，除了青松之外還有許多平地所沒有的山花都可以看到，在一個石崖的下面，一大樹白花和一大樹紅花並排在一塊，鄉人告訴我說這叫什麼「白豆花」，像這樣的花樹在花園中尚不多見，放在山谷中更覺得動人，然而，這在他們看來，這還是最壞的時候，植物學者來的時候就漫山遍野都是花，他們來的時候是有一定的所謂「二月採花，八月採子」，鄉人告訴我許許多的花名，我自己對於植物一點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俗名和學名到底合不合，不過也許有一些外邊還沒有發現過的吧，我沒有心思去記這些，因為自己知道力量不夠，只以全副的心放在欣賞上，嚮導說像這種血紅的碧因花，在盛開的時候實在比牡丹好看，又紅又大，又經久，又滿山都是，那我想會變成一片血紅的山了，西湖南高峯後春天的漫山杜鵑花那又要甘拜下風了，假如在廢曆二月間來大理的朋友，我希望他千萬不要放過這個難得的看花機會，在蒼山上走一趟回來我知道就祇為旅行，那關於植物學的普通常識也是必需的，在去洗馬凍

黔 滇 道 上

的途中引起我對辨別認識花草的極大興趣，誰能不對這漫山遍野的奇花異草心喜？



野 漢 道 上

再向山上爬，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中，也許有朋友要說這是像黃山的風景吧，且請少緩一下，這是「石障子」，我初到石障子看第一眼時，也覺得是有點黃山，我自己沒有到過黃山不敢就這麼說，而且隨後來到的景色也決不容我這初次判斷成立，我對於這心神渴慕的黃山給了她一個極高的假定，對於蒼山和她的接近推論一再保留；在這裏祇能說是初步有點與黃山相似。地名叫「石障子」，也許是由於石頭有一條階級的石路而得名，若說是「石障子」倒並不像，蒼山上野獸很少，蒼山上關於動物的地名並不大多。

和打柴的人一道爬到中和峯絕頂，在這裏和他們分手，大家很親熱的告別，約定在這個地方招呼他們一道回去，他們去伐木了，我們休息一會，開始改變方向，由中和峯改向南走，山頂上時常有雲，我們在雲中前進，指南針在這裏大得其用了。

○

在蒼山上，至少是這一條路上，有親切的朋友，這或許是因為從前上洗馬澗的人給他們的印象好，而且同時上洗馬澗在爬山辛苦上和他們也是很親的，所以你一路上可以遇到親切的招呼。不會有惡意的土匪，因為現在世界上還不會有這樣風雅

黔 滇 道 上

的強盜。沒有野獸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方便，最重要這裏沒有那一些半通不通的人來「殺風景」。

既然在雲中走，又偏偏兩邊都是細節小葉的石竹林，外面的東西一點都看不到，這一直要到石觀音，是全程中頂氣悶的一段。

中和峯和龍泉峯共同擁戴一個山頂，這叫做『兩山合一頂』，站在山腳下可以看得很清，但我們祇是在矮松的虬枝中鑿折前進，地下滿是落葉，因山頂常為雲封，我們這天也是在霧中行走，但嚮導告訴我這是白霧，若是黑霧就要不得了，地下當然很潮濕，因風大的關係，杉松都長得又低又彎曲，枝幹上長滿了像鬚鬚的苔草。

沿着一條流水的溝道前進，到山頂又沿崖坡一邊走，路上堆得一層很厚的樹葉，若下雨便滑得可怕，近幾天太陽好起來起來很舒服，但那一位朋友已經戰戰兢兢的在爬，臉上都變了顏色，我們說站起來大膽的走，他口中只說「是」却不敢站起來，嚮導和我說這一位老先生走不到洗馬澗，果然，再勉強的鼓勵他走到了石觀音，他看看下面的路更險，扶着石頭擺了擺手，喘着氣告訴我們，他就此打住，我勸他，嚮導指着西南峯

頭白雪的下面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到這裏很不容易，還是勉強了這一個心願吧，但這位老先生害怕得很堅決，說無論如何是

不去了，約定在這裏坐着等我們回來，這裏到洗馬渡不過八里路，正如嚮導所指的，有白雪的是玉局峯絕頂，



黔 滇 道 上

雪下面就是洗馬溪，我們這位朋友只缺少了一點「勇氣」。

到石觀音我們眼睛脫離了石竹林及矮杉松的遮掩，白綠交映的十幾丈高的石壁，雖說不像石的菩薩，但景色是好極了，我們站在削壁上看到玉局峯上白雲格外的白，綠樹格外的綠，綠樹中夾着一團團白色黃色的花，那是山枇杷花，山高這些果樹都不結果，所以有這麼豐艷的花，看着像一大片白石的地方那是玉局峯的雪，我們可以看到此行的目的地了，成功已經一大半有把握，那種興奮是可以想見的。

指南針也可以作鐘表用，和我們那位朋友告別的時候正是十一點鐘的光景，翻下石觀音峭壁，樹葉落得更厚，路也不成其為路，我們在一個像從未有人進過的原始松林中摸索前進，就是這位老嚮導也會一再猶豫考慮，由指南針上知道我們向西南方向並沒有錯，路邊的矮松更出奇了，以人間所沒有見過姿勢在生長，每一株都有一種岸然道貌的表情，使我不知道要選那一株才好。

也許又，有朋友說這是像黃山了，但我仍願再保留一下。這樣的杉松林值得一再介紹，我們像是走入一個神仙的世界，或者說是一個夢中的世界這些杉松從未沾染着一點人間的煙火



黔 滇 道 上

氣味，未曾受過人間任何拘束，便各自由着自己的意思自由生長，人間豈能有這種景色，似乎我們也脫去塵世一切糾纏，變成這原始森林中的一株杉松，所有我們的同伴都在瞪着精靈般的眼睛歡迎我們，每一顆松樹都會對我們講上一套神仙的故事。

探洗馬溝的規矩是帶着麥鞭，邊走邊撒，因為這樣才可以不會迷路，我們這位頂熟悉老練的嚮導在松林中也曾走錯了路幾次，但總算虧他，他終於領我們走出了這原始的杉松國土。

在幾經探試之後，我們在一段樹木漸少的地方又遙遙的聽見水聲，由北面山峯上滾下來的一條白石巨流，橫在我們的面前，在橫跨過這些白石的時候，我看到兩個人工就勢造成的石室，嚮導告訴我這是六月間來蒼山頂上採「花乾菜」的人的住處，原來還有人會住在這樣的高處，這些人爲生活所逼，竟使他找到這麼一個奇絕的地方來，面對着白雪以消遣六月長夏，他們可也自己知道這是人間少有的幸福？桃源·盤谷，又何必遠尋，蒼山頂上有多少理想的人間樂園？

站在石室的邊上看，杉松一羣一羣都爬上北面的峻巖峭壁絕頂，松色既格外青翠，石壁亦格外蒼潤，似乎在外面都可以

黔 漢 道 上

看出一條條像山水墨痕的黑白紋理，白雲在綠樹蒼石間疾馳而
而過，西南邊的山峯上還是白雪的世界，四周的峭壁一直伸到
我們的面前被一叢叢黃的枇杷花和白的「白豆花」擋住；索性
坐下來看，嚮導催我說一里路就到洗馬塘了，但這裏的景色實
在使我不能離去，洗馬塘又算得什麼，我很清楚，真正的「名
勝」，未見得既名且勝，決不會如這裏『勝而未名』更覺得可
親！

我屏氣靜心的在欣賞・觀察，最後對自己說：蒼山能比上
黃山，我會一再保留，因為黃山是全中國最有名的山，假如冒
昧和他並列比較，恐怕要為大方之家所笑，然而在這裏我却
不能不說蒼山是可以和黃山抗衡一下了；黃山以石・松見長，松
樹也許有這裏的杉松姿勢奇絕但未見能有這樣的原始，自然，
若純以石比，那又是蒼山佔了優勢，因為這裏正是有名的大理
石啊！而且黃山未見得有六月白雪，就說黃山也有雪，像這些
植物學家都認為別處不會有的奇花異草那黃山是不能有的吧！
洱海是黃山所沒有的，那一個有名之勝不為一般無聊的人所塗
抹，修改，沾污，黃山已成在世界聞名的山，那又豈能例外？
和地僻山深人跡絕少的蒼山一比，黃山在這一點上又豈能不甘

拜下風？

黃山一定有許多奇絕之處我不知道，然而我想蒼山亦必定：

有許多異境爲黃山所無，『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

黃』，將來自然有好事朋友來作公平正

確的評論，我自己在蒼

山上是已和黃山默默地

訂了後會之期了。

我發現原理並不錯：

，蒼山的

奇絕和入

山的深度

成正比，



對着這些奇岩怪松，我猛然想到：啊，這正是我從前理想中的

黔 滇 道 上

理想景色！大理石上長青松，又加上白雪，我還沒有想到這些一叢一團的奇花異草呢！

走出樹林，找到一條小溪，水聲就是由這裏發出來的，溯溪而上，一路上我在仔細看河邊上一種粉紫色的小花，我們已經走到洗馬潭的邊緣上了。潭是一個正圓形，似乎有人工的痕跡，一潭清水像一面明鏡，水的清麗是不如清碧潭，四周的景色也平常，祇有迎面玉局峯上堆滿了白雪，白雪映在綠潭中是此地特有的景色，山峯絕頂有這麼一個大潭是一件奇怪的事，北邊一帶的短堤圍起來使這潭變成了個蓄水池的樣子，外面是一個相當大的平原，莫非這樣高這樣的地方從前却常有人住？

玉局峯上的雪溶溶流入潭內，我先捧着雪水喝了兩口，嚮導他們便去折枯樹枝生火做午飯，短堤上有黃色的細草，躺着休息了一會，身上忽然覺得冷不可擋，我們今日是一個登山的標準天氣，太陽在照着我還會這樣冷，若在平時恐怕在這裏得穿皮衣；恰好這時他們火燒得很旺，便大家都灑來向火，夏天還要烤火自己也覺得是一件奇事，然而在面前，那一片白雪的銀光却告訴我們現在蒼山頂上還正在過冬天。

胡亂吃了一點東西，我要到雪的世界中去旅行一次，目的

黔 滇 道 上

是攀登玉局峯的絕頂，看一看蒼山背後的漾濞縣，嚮導和那位朋友沒有這個興緻，我一個人向雪峯前進，逐漸上升，雪也漸多，我拿了一大捧邊走邊吃，在夏還有吃雪的機會，我豈肯放過？在雪消了的地方，我看到地下生着許多如銀絲一般的「雪茶」，這是一種高山雪中植物；味道有點苦，但有去熱的功用，到大理後我才知道他，說是麗江大雪山這一帶才會有的茶葉，我隨手檢了一點預備回去送朋友，雖沒有到蒼山也請他們吃一吃玉局峯「雪茶」。

終於爬在玉局峯的絕頂，開始時我覺得頭痛，這可糟，莫非從此我不再有攀登更高山峯的幸福了？幸虧不久就好，我很安慰舒服的暢吸這高山上的空氣，看着腳下的洗馬渡變成綠樹白雪一面鏡子，我在山頂上用唢哨和潭邊的朋友打招呼，進得山來，我也學會他們樵夫招呼的方法。

在蒼山的背後，我並沒有找到漾濞縣和漾濞江，因為白雪太多，祇看到一段段的公路在紅土的山上盤旋，雲中看去向西都是重重疊疊的山，一直遠接到天的盡頭，這是山脈中奇觀的橫斷山脈，在我南邊是馬龍峯，也是在雲中出沒，馬龍峯下中央研究院在發掘的諸葛營遺址，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紅土，洱海



黔 滇 道 上

上鋪滿了像棉絮的白雲，大理城是那麼地小，上關通下關的公路變成一條細線，兩旁的麥田一片金黃，像棋盤似的分做一格一格，使我想起北方五月收麥的平原景色，在中和寺看到還可以和蒼山比一比的鷄足山，現在低得不成樣子，我祇後悔，爲什麼不帶望遠鏡來，不然，一定可以在北邊看到玉龍山上更多的白雪。

我沿着玉局峯，看飽了高山的峯巒起伏，便在洗馬澗的上頂攀援而下，嚮導他們在催我回去，因爲那位停在石觀音的朋友一定是餓壞了，我們不能不趕快回去給他送糧草，我給他灌了一壺洗馬澗的雪，這樣他雖沒到洗馬澗，但也可以喝過洗馬澗的水以自慰，我在爬山的時候，那一位大理朋友也在洗馬澗周圍做他自認爲是研究的工作，向我報告，據他親自研究的結果，這洗馬澗不多不少，走一圈要二百五十三複步。

在我理想的大理石上長青松的景色又停了十分鐘，大家便以最快的速度向石觀音走，但在那裏却沒有看到那位朋友，想必是他餓得難過，便一個人摸索着回中和寺去了。

大概是兩點半鐘的樣子，在中和寺的絕頂，我們又遇見那一些砍柴伐竹的民家人朋友，大家呼哨相應，笑着互相慰問對：

方辛苦了，他們有一些便和我們一道下山，把砍來的柴和竹用繩子網起，再把繩子拖在頭上，就這樣拖着前進，我才明白爲什麼山路都這樣的明白的原因，這是高山修槽溜木之外，又一個省力的方法。

我在歸途一面收集我未曾看到的花，當我到中和寺的時候，嚮導跑出來告訴我說，那位停在石觀音的那位朋友還沒有回來，這就是說他還迷失在山中，這一下問題可大了，誰能去找



黔 滇 道 上

他，又去那裏找他呢？大家議論紛紛。

半點鐘後意外地這位迷路的朋友出現在中和寺的邊門口，這一喜非同小可，大家都說能到石觀音也算是一位勇士了。

這位勇士告訴我們，他本是在石觀音等我們回來的，但不是餓，反而是冷，把他趕了回來，到中和峯下才迷失了路，所以來到我們後面了，我們安慰他說雖沒走到洗馬澗，但在石觀音是已經看到洗馬澗上面的雪了，而且我還給他特意帶來的洗馬澗一壺雪水呢，他拿過來一飲而盡。

當天他們下中和寺回到大理去，我一個人留在聚仙樓上兩天，把這一次探蒼山的畫稿和文字都寫出來才下山，因為我得用最快的方法把可以和黃山抗衡的蒼山介紹給我的一切朋友。

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聚仙樓上。

古宗族藝術之初步考察

古宗在西南夷傳中稱爲「姑繒」，現在麗江人稱他們爲「古茲」，我們稱他們爲「古宗」，他們稱我們爲「漢家」，自稱爲「蠻家」。

現在他們分佈的區域，以中甸，德欽，巴安一帶爲中心，南邊以金沙江爲界，西康草地一帶全是他們的範圍。

這是一支很富於詩意的民族，他們以旅行爲生涯，靠了他們幾種難得的特長，許多其他民族不能通過的地方，變成了他們專利的所在。橫斷山脈與西康草地是有名難以通過的地方，他們就專在這些地方來做交易，把漢人的茶，糖等，運到西藏，再把那裏的藏絨，毛織物，「鐵皮」之類運下來。因爲這是專利的緣故，古宗在旅行中變成了一個很富的民族，他們旅行的路線都正是我們所最喜歡的，東線穿橫斷山脈到康定，西線經橫斷山脈過草地到拉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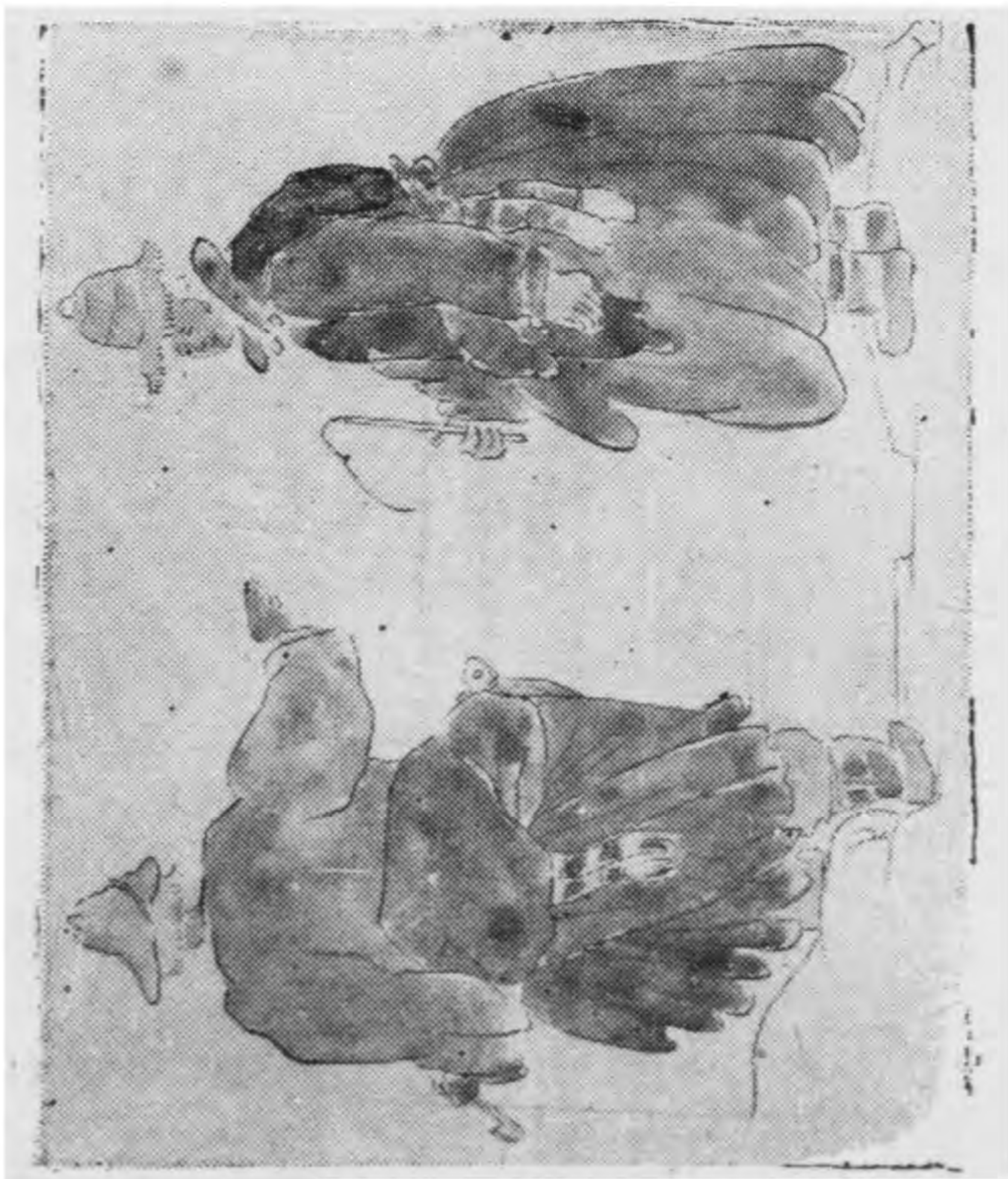
黔 滇 道 上

未說到古宗藝術之前，應該先介紹他們的生活情況，藝術的基本離不開生活，再說他們的生活本身就很藝術。

因為他們是旅行的民族，所以生活是以「行」為中心，生活中的食，衣，住，三方面都得合適於「行」的方便條件。

食：「糌粑」和酥油茶是他們日常的食品，這與旅行十分方便，只要在口袋中裝上糌粑，一塊茶，一點食鹽，一團酥油便什麼地方都能去了。所謂糌粑就是「炒麵」由一種近乎大麥的「青稞」煮熟，曬乾，磨碎而成，吃的時候加上酥油茶用手來拌勻，不過這也需要一種技巧，正像外國朋友不會用我們的筷子一樣，我和古宗人走了兩個月還沒有把搓糌粑的本領學到家。酥油茶是在茶中加上食鹽和酥油混合而成。酥油是和「牛油」一樣由牛奶中提出，但因為方法不好，不如牛油純淨，有一種腥味，這是古宗人的禮節：客人到家中來一定要請他吃酥油茶，為了學他們的禮節好和古宗朋友打成一片，對於吃這有腥味的酥油茶我事前會特意加以訓練，訓練的結果我竟然吃得很慣，而且在酥油茶中漸漸品出一點「巧克力」糖的美味，等到要和這般古宗朋友告別時，我竟然對酥油茶會有「留戀」起來。據說佛經上所謂的「醍醐」就是指的酥油茶。酥油的取法

也與涅槃經上所說的「從乳出酪，從酪出酥」的程序相符合，若果然如此那又怪不得古宗人會嗜之若命了。酥油茶和糌粑營養都很豐富，而且主要的他對於旅行方便，只要水一開便立刻



黔 滇 道 上

能吃飯。古宗人是有名的生火好手，就是在大雨中三分鐘內他們便準能把火生起，一刻鐘的時間使你飲到「醍醐」。

衣：古宗人的服裝有一種沉重的感覺，顏色也是沉重的紫色調子，他們穿的衣服名叫「襁麗」多由一種名叫「鐵皮」的西藏毛織物做成，又寬又大，像是大氅，但上半截平常多束在腰間。白天是大氅，下雨是雨衣，晚上就是被窩。

住：因為他們是一支旅行的民族，所以對於住不十分注意，普通住的房子都是因陋就簡的用木板搭成，古宗是很富的一族，你若由他們的住屋上來判斷他們的財富那就大錯了。他們住的木屋分做上下兩層，上層住人，下層住牲口，由院中架起一個短梯，人就由梯子上走上去，古宗人還保持遊牧民族的特性對於自己的牲畜愛護備至，所以和牲畜合住一個樓；不過這也與氣候有關，古宗人都是住在寒冷的地方，因此牲畜住在下面也可以沒有氣味。在旅行中使用很好的帳篷。

古宗人的衣，食，住，都得合乎「行」的方便，不過古宗人本身也就適合於旅行，能吃苦耐勞當然是可由鍛鍊而得，但古宗人生來就有一個健壯高大的體格，先天上就佔了便宜，和他們一道旅行的時候，每到休息的地方，我疲倦得話都不願意

說，他們却又要放牲口，燒飯，搭帳篷，而且在工作時還有說有笑，好像從不知道有疲倦這回事，稍有休息的機會，便興緻盎然的唱起蠻歌來。好的身體使他們能擔負這長途涉跋的旅程。身體強壯同時是他們對付土匪的基礎，古宗人性質很野，土匪很少打古宗人的主意，這是他們先天上就佔了優勢。另外他們有幾種特殊的技巧，如騎馬，打槍，搭帳篷，生火，伐樹都是有名古宗人的特長，靠了這些特長，古宗人便能在別人不能通過的地域內來去自如。

古宗人的生活簡略的介紹如上，我和他們相處有兩三個月，完全採用他們的生活方式同他們走過不少的地方，因之不但對古宗人的生活有較深刻的瞭解，漸漸對於他們的藝術也動了考察的興趣，因為沒有時間准許我做正式的收集和詳細的調查，就先把自己所見聞的藝術各方面作一個初步的整理，再說古宗族是藏族很親切的一支，一直到現在他們與西藏還保持着最密切的關係，宗教則完全是西藏拉薩的系統，而他的藝術又差不多全部與宗教有關，因此在未能完全明瞭西藏的宗教和藝術之前，亦不容我們作正式的古宗藝術研究。

初步考察古宗族的藝術，分做繪畫，建築，音樂，銀器四

項：

（一）繪畫 沒有看到古宗人純粹的繪畫，他們所有的畫全與宗教有關，也可以說他們的繪畫只有佛像，這當然是藏畫的支流。由他們材料不同，可以把他們的繪畫分做版畫，壁畫，絹畫三種。

甲，版畫 這有類於我們的年畫，大都是刻在木版上的佛像，時常附有藏文的經典，用意原在「避邪」而不是為欣賞，他們的版畫完全是用「線刻」很像是中國古本小說上「繡像」的作風。線條尙曲折宛轉顯然是畫好然後再照刻的，不分明暗，線間的距離也相差不多。雖然看着穩重但頗呆板。沒有像內地年畫用套色版的都是用單色印刷由喇嘛寺發行。

乙，壁畫 這是他們繪畫的主要部分，在他們的繪畫上也以這一部分造詣為最深，在活佛或私人的小經堂內以及喇嘛寺中都有壁畫，尤其以喇嘛寺門口的四大天王及寺內的大佛像為了不得的傑作。

這種壁畫的用色有線都近乎「青綠山水」，線條不再有版畫那樣流動宛轉的感覺，只是呆板的着色界

黔 滇 道 上

線。因為靠近西藏的關係，石青石綠是他們用得頂多也是他們頂喜歡的顏色，他們也很喜歡用金色銀色，這些礦物質的顏料既經久又色彩鮮艷，所以看他們的壁畫很有宮殿中那種金碧輝煌的感覺。

他們不注意體積，對於繪畫上的立體感覺完全沒有把握到，照着線的區劃來填顏色所以看去寧近圖案而不大近繪畫。這種性質尤以大的佛像為最甚，也許他們只把這種佛像作崇拜的象徵，因此也不需要藝術上作進一步的追求。

他們畫壁畫的方法很像西洋古代的「鮮畫」(Fresco) 小一點的佛像以及幡幔流蘇等裝飾都是先在厚紙上畫出，用針照着畫的輪廓刺上洞畫的時候，把厚紙平貼在牆上用有顏色的粉末打過去，於是便在牆上顯出了要畫的全部輪廓，然後用線鈎勒再照填顏色。

丙，絹畫 這是正式的藏畫，有許多好一點的佛像簡直就是由西藏帶來的。佛像都是很精緻的畫在細的麻布上。方法很像西洋的油畫，先在布上刷一層粉底使顏色不致透入布中，又多半用不透明的顏色更覺得十分相

近油畫的意味。和壁畫一樣仍然不知道捕捉立體的感覺，雖然十分細緻，然而仍是圖案的作風濃厚。對於這樣絹畫，他們珍貴得很，只有在陰曆上元節才拿出來供奉一次，這是一年唯一去看的機會，平常是不輕易出來的。

(二)建築 這裏所說的建築專指他們的宗教大建築喇嘛寺，古宗普通住的房子很簡陋，但喇嘛寺却偉大異常，因為這不但是他們宗教的中心，而且同時也就是他們文化的中心，古宗族中的優秀份子也大半集聚於此。

以中甸的喇嘛寺為例，這一個大寺有近兩千的喇嘛，由八個寺院和兩個金頂大寺組成，這一個喇嘛寺的富麗和偉大都是西康與雲南邊境上的奇觀。因為古宗族的宗教完全受西藏的系統，所以這大喇嘛寺的建築也完全模仿拉薩大寺，規模之大也和拉薩大寺不差多少，在人口稀少建築簡陋的邊地，會忽然出現這樣偉大的建築，使每一個旅行者都為之驚奇。

喇嘛寺原是住喇嘛的，但我却在這個大寺中住了近一個禮拜，這裏的喇嘛除了不准娶妻外是十足的一個俗人。

黔 滇 道 上



俗人當然可以有朋友，因此我便以朋友的資格住在喇嘛聖地中。

爲了要參觀及描畫他那金頂大寺的內部，我會先去和他們最大的活佛談過話，又曾和喇嘛寺最高行政機關的八大老僧會議去接洽，承他們的慷慨我可以自由描畫這座喇嘛城的內外全部。最遺憾的是我未曾學過建築，所以有這樣好的機會，我只是目迷五色的看了一遍，不能在建築上有較成系統的報告，假如是來了一個關於建築方面的專家，我相信他會有很可觀的收穫。因爲顯然的這個喇嘛寺是取另外一種形式建築起來的，一眼看去，滿是一種異國情調，但很清楚的又不完全是西來作風，應該他是有特殊的營成方法。我只是從美的觀點來看，也覺得燦爛輝煌極了，尤其是那大金頂寺的正廳，這是他們每天三遍唸經的所在，可以容得下一兩千喇嘛列坐唸經。在這個大的廳堂內你可以看到一排一排的柱子，柱子上面完全包裹着美麗的藏絨，各種花紋都有，尤以紅黑十字花紋爲多，由屋頂高高的透下光來，滿眼只見充滿了粉紅色的調和在舞台上我都沒有看到這樣富麗的光彩。在唸經時候，一列一排的坐

滿了紅衣黃帽的喇嘛更有說不出一種美麗和諧和。

所有喇嘛寺的建築都是用一種淡淡黃色的白土造成，像是水門汀，每一個較大的寺院就像是一座堡壘，全喇嘛寺就是由堡壘集合而成，在這些堡壘集團的外圍還有高大厚實的一圈城牆，喇嘛城中又充滿了勇敢的喇嘛戰士，這偉大的喇嘛寺從來沒有被人攻破。

喇嘛住的這些像水泥的建築，都有很大的窗戶，房頂全是平台，可以站在上面很舒服的瀏覽遠近的風景，不成平台的房頂只有那兩個神聖的金頂大寺，為表示他們的尊貴地位，房頂四周雖然也是平台可以任人行走，但正頂却採用宮殿的形式，而且全部屋頂都用金鍍過，在幾十里外就可以看到金頂寺的黃光。

柱頭上的裝飾和柱頭的形式都有點像是希臘的形式，用石青石綠塗上顏色，像花的枝條樣分披下來，其他像他們大寺內部的結構，裝飾，都很值得有這方面專門學識的人來做長期的研究。

(三)音樂 我和古宗人在一起，時常聽到他們唱一種沉悶的蠻家調，雖然他們也唱些夷家調（羅羅調）和漢人的歌，但

黔 滇 道 上

這不是他們的東西，而且要正確的找出古宗真正的曲調也不很容易，這一支以旅行爲生涯的民族時常很自然的學會他經過地方的各種歌曲，比較靠得住一點的還是依據他們居住的地方，所命名的曲調，如龍巴調，阿墩子調之類。

有一天晚上在森林中遇着大雨，我們三個帳篷完全漏水，睡覺是沒有希望於是我便提議唱歌，對着三個帳篷中間比人頭還高的大火，我先唱了一段京戲，想他們也覺到這是異鄉的曲調，便以他們自己的曲調來作回禮，在大雨中對着這堆野火他們一直唱了大半夜，除了羅羅調及麼麼調外，他們拿地域把古宗調分爲龍巴調，（龍巴地方的古宗調）格哨調，阿墩子調，永寧調和通常的盤家調這幾種。

○那天晚上像在古代森林中開了一個原始人的音樂會，那時若有一個音樂上專門人才在場，定能收到不少的資料。

邊民是藏有許多可貴的音樂在等待人去收集，整理，研究。

○

在聲樂方面他們都有一個渾厚宏亮的歌喉，這是由於他們健壯身體的得天獨厚。在他們用的樂器中我祇看到二胡一種，因爲阿墩子調是一種舞曲，一邊跳一邊唱又一邊

拉二胡的。跳的步伐與二胡的聲音很合拍。

跳舞音樂混合在一起的還有一種「跳古裝」（鍋磚）。是把男女分開作兩組，在中間生起一堆大火，大家圍着火邊跳邊唱，唱的多是情歌，他們的音樂大都與愛情有直接的關係。跳舞要圍起火也應是原始習慣的遺留，他使我們想到森林中夜火跳舞唱歌的原始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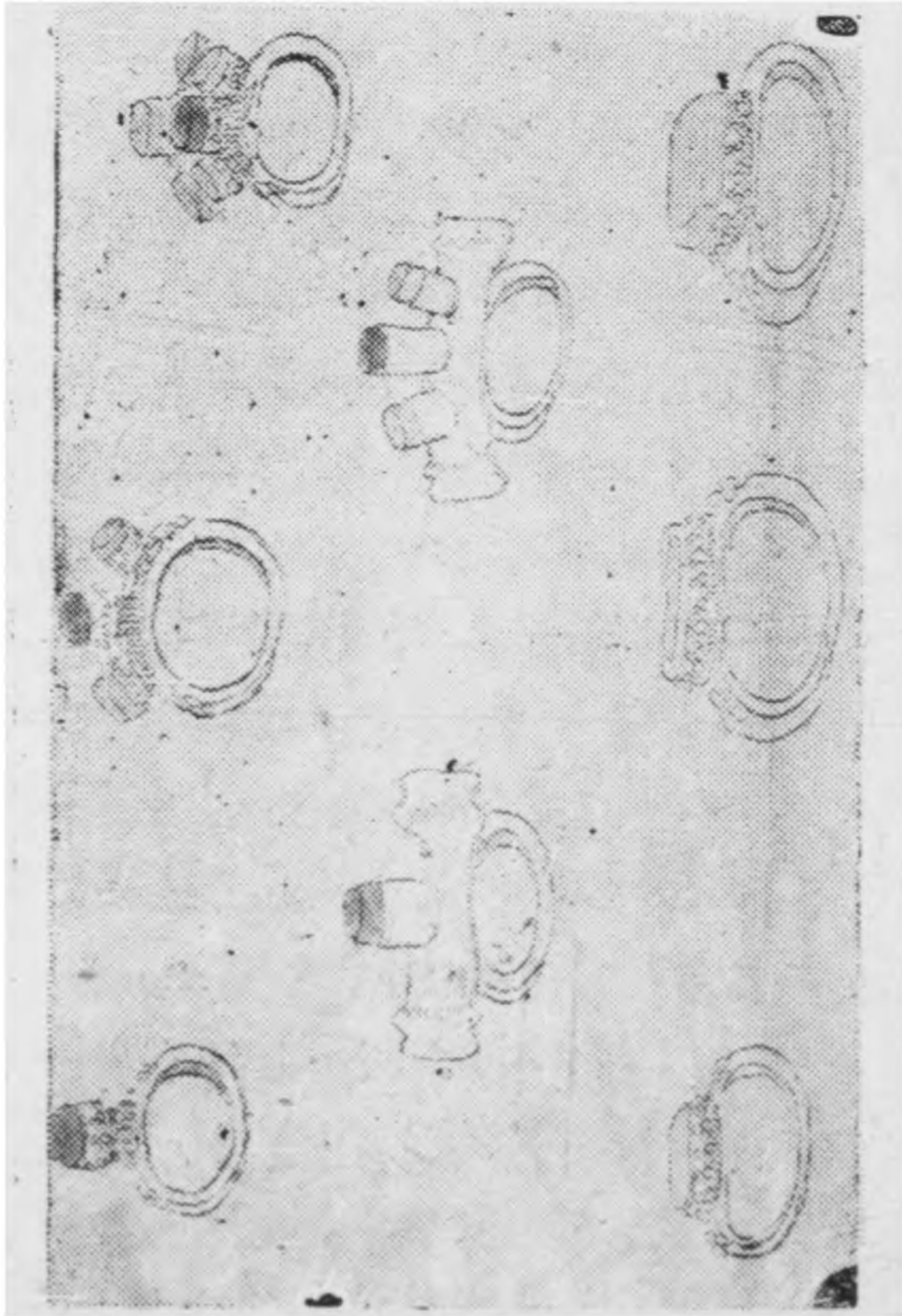
（四）銀器 古宗所佩用的銀器可以分做兩大類，一種是純為裝飾用的，一種是帶有宗教的含義，前者我們舉出戒指為例，後者則舉護身佛盒為例。

甲，裝飾用的銀器 古宗人極喜歡佩帶銀器，有時候使我們想到他們可以和貴州的「花苗」比美，現在祇舉他們的戒指，這又分為大小兩種，大的一種多佩帶在女人的髮辮上，較小的一種就男女都喜歡帶，女的時常一隻手上可以帶上千多個戒指。

他們的戒指都鑲嵌有寶石，是西康草地及西藏出的一種有顏色的石頭，很鮮艷而不透明，通常他們用得最多的有大紅，深綠，深藍，粉紅，淺藍幾種顏色，和他們壁畫上色彩有相同的感覺，因而可以看出他

黔 滇 道 上

們都是採用一種沉重的鮮明色。在他們服裝上的顏色，也與這個條件符合，因為他們穿的「襍罷」多是深紫



和近乎黑色的紅色等，就是從衣服的形式看，旅行的服裝也應該簡便才是，但古宗的衣服是累贅繁瑣，但是很清楚的是有一種沉重的感覺。

戒指的形式很多，因為時間和其他關係並未曾有計劃有系統的收買，祇就記憶所及的畫幾個樣子在下面，若將來在巴安裏塘一帶作正式的收集，那應該有較好的成績。

乙，有宗教含義的銀器 喇嘛寺中有許多很珍貴的金銀法器，上面的花紋都很可觀，但那短期內不易於看出一個頭緒來，我在喇嘛寺短期的停留，沒有辦法給他一個較有系統的整理，這和喇嘛寺的建築同樣是留待後日的工作。

現在我們只舉他們銀製的護身佛盒作一個例，這是古宗人差不多每一個人都佩帶的一種宗教銀器，像一個盒子的形式，平常是不准許打開來看的，裏邊裝的大半是他們活佛送他們的小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凡是活佛接觸過或賜贈給他們的東西，有無限避邪的法力，甚至於可以槍砲不入。

較精緻一點的護身佛盒大半是由西藏拉薩一帶來的，藏族對於他們的宗教更加信仰，所以護身佛盒更是必需品，因此有許多細緻得驚人，各種樣式都有，方形，圓形，菱形，色色俱備，還有一種像座鐘式的無線電收音機。關於這護身佛盒的形式與花紋若是要



黔 滇 道 上

做較詳細的研究，那應該是到拉薩一帶作較長期的居留。

古宗族的婦女很愛銀器的裝飾，所以對於古宗族只把他們所有的銀器給他一個收集整理便是一件很有意味的工作，在他們喇嘛寺中的法器上，其他如她們的耳環，銀扣等都有很好的形式與精細的花紋，以上所畫的都是就記憶所及的把最常見的畫一部分，真正好的銀器數量與質地上都要比所畫的好許多倍，這一片區地在等待有心人去開發。

對於這支富有詩意的古宗族他們的藝術，因時間及其他方面的關係，初步的考察就我個人的能力也只能如此而已。希望能在最近有更好的正式研究給我們看到。當然我自己也希望能得到一個較長時間的機會容我作進一步的考察工作。

二十八年十月十日昆明

上道漢野

版初月四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上 道 滇 黔

行 發 及 版 出
館 報 公 大

號二十三百一路一中慶重
號三十三中道大后皇港香

角二幣港價定
費郵加酌埠外



81. 65